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三卷 第二號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李釋堪法書潤例

癸未春重訂

紙用重玉版宣

尺度依市尺計算

榜書

每字尺內六十元

尺外至二尺一百元

堂幅

三尺一百元

四尺一百五十元

五尺二百元

條幅

照堂幅八折

聯對

照堂幅七折

長聯另議

橫幅

半幅同條幅

全幅加倍

手卷另議

冊葉

大者一百五十元

小者一百元

扇面

騎行六十元

逐行一百元

精楷加倍

金扇加半

壽屏

每幅一百六十元

六行以上加半

碑志

寸楷每百字二百元

劣紙不書

劣文不書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收件處

各地大書局大牋扇莊

通訊處

南京三牌樓三步兩橋四之四號橋西草堂

同聲月刊第三卷第二號目錄

論著

玉谿生詩評續

東鱗西瓜錄續

宋詞選釋 賈洲漁笛譜 山中白雲詞

詞律拾遺再補續

彙輯宋人詞話續

詞林逸響述要

入蜀驛程記續

詩詞

今詩苑

目錄

張爾田

冒廣生

俞陛雲

映庵

映庵

龍沐勛

俞陛雲

同聲社采輯

今詞林

同聲社編輯

文錄

扶建梁始興忠武王碑記

仇 琛

橋西草堂記

李 霈 湫

遺著

羅霄山人醉語

文 廷 式

元經世大典圖跋

洪 鈞

預 告

本刊擬自下期起擴大範圍兼載有關文史藝術之論著并已約定周
作人瞿兌之沈啓无姜叔明諸先生擔任纂述特此預告

同聲月刊社謹啓

玉谿生詩評續

錢唐張爾田原著
萬載龍旭光輯錄

明日

天上參旗過。人間燭燄銷。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知處黃金鑠。曾來碧綺寮。凭欄明日意。池閣雨蕭蕭。

詩而不作豔體則已。詩而作豔體。未有能舍此別趨者。紀氏謂其詞靡格卑。吾不知豔詩之詞格。何等

方爲不靡不卑也。若謂豔詩爲下品。則風騷之香草美人。亦皆下品矣。有是理邪。紀云。後四句千回百折。細意體貼。然詞靡格

卑。愈工愈下。溫李並稱。正坐此等結習不盡耳。此篇馮氏謂是豔情。余疑亦寓意令狐之作。當與謁山一首參觀。誰言二句。緣纔

一面。便隔三生。知處句想其今日之居。曾來句記其昨日之來。首二句卽安得繫日長繩之恨。結言昨

宵惟有凭欄聽雨。獨自無聊而已。假怨女私會。以寓身世交際之感。集中此例極多。末語用健筆出之

。沈着之至。若實係豔情。措詞必不如此莊重也。

謹柳

已帶黃金縷。仍飛白玉花。長時須拂馬。密處少藏鴉。眉細從他斂。腰輕莫自斜。玳梁誰道好。偏擬映盧家。

贈柳諶柳。各有本事。非小家數所能託。其美惡在詩。豈緣題目邪。紀氏防後人流弊。未爲不可。但不當集矢玉溪也。旭光按。前有贈柳一篇。紀云。題最小樣。此篇紀云。此題更惡。若從此一路入手。即終身落狐鬼窟中。

北禽

爲戀巴江好。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值蒼鷹。石小虛填海。蘆銛未破矰。知來有乾鵠。何不向雕陵。

詩中全是自悔希求之無益。非憂讒畏譏也。注家謂東川時作。誤。中二聯言縱使得見其人。亦何能有援附之力。此如小石不能填海。銛蘆不能破矰耳。具此心力。何不別向高門告哀哉。何云。統籤。此必東川幕府不得意寄託之

作。紀引衛齊曰。憂讒畏譏而作。義山大中二年春。罷桂州赴蜀。希望李回湖南幕府。及回赴鎮。始於巴園別有所圖。

回當於四月間赴潮。義山秋間始下荆門歸洛。此四五月之久。不知屬意何人。其人官位必不甚尊。觀此篇蒼鷹石小句可悟。中二聯卽牛刀割雞之意。蓋言用盡心力。希此無益之遇合。尙不能如願。何不別向高門求援耶。斯真始計之左矣。此當作於大中二年夏秋之交。必非爲李回而發也。

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鐘後更迴腸。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爲離人照屋梁。

在東川迴想京師之作。咸池日光。暗指令狐。結語慨陳情不省也。三年苦霧。其大中七年作乎。不必

泥看。馮氏係之大中二年蜀遊。則三年事不可通矣。

楚宮

複壁交青瑣。重簾掛紫繩。如何一柱觀。不礙九枝燈。扇薄常規月。釵斜只鏤冰。歌成猶未唱。秦火入夷陵。

律體全以比興出之。義山創格。前無古人。與陳後宮一首。各極其妙。皆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字也。

紀氏強爲解釋。陋甚。紀云。靈格與陳後宮一首相似。彼不說破。此說破耳。然較彼少微作之感。稍爲近雅。頗不易解。若謂指李回貶潮。亦不細切。

且如何二句。語意與下不貫。馮氏謂指楊嗣復貶潮事。則更謬矣。燕臺事與嗣復無涉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峽雲尋不得。溝水欲如何。朔雁傳書絕。湘篁染淚多。無由見顏色。還自託微波。

峽雲句指蜀遊失意。溝水句指李回赴湖南。已不能從。彼此分流也。朔雁傳書。用蘇武上林寄書事。慨不能復官禁近也。湘篁亦指湖南。言不能復入回幕也。起結寫求援之感。言猶欲藉書通候也。用典無一泛設。真絕唱也。補篇上韋舍人狀。大中二年歸洛作云。今春亦憑令狐郎中附狀。蓋子直內召。義山在桂管時已通問矣。詩中朔雁句指此也。

風雨

淒涼寶劍篇。羈泊欲窮年。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心斷新豐酒。銷愁斗幾千。

新知舊好句法。老杜及名家集中多有之。此乃一篇之主意。而謂之疵累露骨。誠非末學所曉。紀云。芥舟謂舊好

句疵。余謂新知句亦露骨。此詩累於此二句。

夢澤

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爲細腰。

此與楚宮。皆非爲燕臺所思之人而發。與楊嗣復更無涉。義山開成五年九月遊江鄉。而所思已遠去。嗣復則九月赴湘。明年三月貶潮。豈可牽合哉。滿城嬌亦未見其鄙。此種皆不免有意苛責。紀云。滿城嬌三字太鄙。

贈歌妓二首

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白日相思可奈何。嚴城清夜斷經過。只知解道春來瘦。不道春來獨自多。結言只知道我春來消瘦。不知道我春來獨自一人之時常多乎。蓋代妓自解也。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

未至下劣之極。亦未至不成語。此等評語。皆太過分。吾不知紀氏所作之詩。能勝過古人否。妄言不慚。真是齒冷耳。紀云。此謝令狐楚也。下劣至極。起句尤不成語。

東鱗西瓜錄續

如皋 冒廣生 次齋

甘州

欲使傳消息。空書意不任。寄君明月鏡。偏照故人心。

甘州見教坊記。樂苑曰。甘州、羽調曲也。

甘州令仙呂調

柳永

凍雲深。淑氣淺。寒欺綠野。輕雪伴早梅飄謝。豔陽天。正明媚。却成瀟灑。玉人歌。畫樓酒。對此景
驟增高價。賣花巷陌。放燈臺榭。好時代怎生輕捨。賴和風。蕩霽靄。廓清良夜。玉塵鋪。桂莖滿。
素光裏更堪遊冶。

碧雞漫志。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
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若象甘州八聲、卽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
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夔、李珣、有倒排甘州。顧夔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甘州曲

蜀王衍

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

歷代詩餘。蜀王衍至成都山上清宮。自製此曲。沿唐樂府名。

甘州子今北曲入小石

顧 貞

露桃花裏小樓深。持玉盞。聽瑤琴。醉歸青瑣入鴛衾。月色照衣襟。山枕上。翠鈿鎮看心。

酒泉子

顧 貞

黛怨紅羞。掩映畫堂春欲暮。殘花微雨。隔青樓。思悠悠。芳菲時節看將度。寂寞無人還獨語。畫羅襦。香粉污。不勝愁。

此當卽晦叔所云倒排甘州也。李珣亦有此詞。

甘州編

毛文錫

春光好。公子愛閒遊。足風流。金鞍白馬。雕弓寶劍。紅纓錦繡出長秋。花蔽膝。玉銜頭。尋芳逐勝歡宴。絲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調是甘州。醉紅樓。堯年舜日。樂聖永無憂。

八聲甘州仙呂調 今南曲仙呂宮引

柳 永

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眸。

中原音韻。八聲甘州入仙呂。輟耕錄同。歷代詩餘。西域記、載龜茲國工。製伊州甘州涼州等曲。皆

翻入中國調。八聲者、歌時之節奏也。

八聲甘州南仙呂

荆釵記

春深離故家。歎衰年倦體。奔走天涯。一鞭行色。遙指剩水殘霞。牆頭嫩柳離畔花。望古樹枯藤棲暮鴉。嗟呀。遍長途觸目桑麻。

八聲甘州北仙呂

散曲

天涯羈旅。記斷腸南陌。回首石樓。許多時、冷落了酒令詩籌。腰圍似沈不耐春。鬢髮如潘那更秋。無語、細沈吟心緒悠悠。

此與南曲皆柳詞後編。南北詞之異處。僅嗟呀無語兩短句。一叶一不叶耳。

右甘州

石州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切。攬鏡淚如泉。

一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十八調。越調有石州。樂苑曰。石州、商調曲也。又有舞石州。武林舊事。載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趕厥石州。凡三折。

石州慢

賀鑄

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一天涯。兩厭厭風月。未詳宮調。依羯鼓錄。石州原屬大食角。卽雅樂之太簇角。

右石州

氏州第一商調

周邦彥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鴈。天角孤雲縹緲。宮柳蕭疎。甚尙挂微微殘照。景物關情。川途換日。頓來催老。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覺最縈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薔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

歷代詩餘。唐樂府有氏州歌第一。蓋歌頭也。一名熙州摘遍。武林舊事。載逐鼓兒熙州、駱駝熙州、二郎熙州。凡三折。

熙州三臺南商調引

王魁舊傳

晚來雲淡風輕。窗外月兒又明。整頓閒兒新。飲三杯自遣悶情。久聞倩館芳名。猛拚一醉千金。活脫似

昭君。行來的便是桂英。

右氏州

胡渭州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同前

楊柳千絲色。桃花一苑芳。風吹入簾裏。唯有惹衣香。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十八調。小石調、林鐘商、並有胡渭州。又雲韶部大曲十三。越調有胡渭州。樂苑曰。胡渭州、商調曲也。碧雞漫志。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武林舊事。載趕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銀器胡渭州。看燈胡渭州。凡四折。

醉吟商小品今商曲入仙呂

姜夔

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渡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

譯成此譜。實雙聲耳。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

序中雙聲聲字。實雙調之誤。陳蘭甫聲律通考。張嘯山舒藝室餘筆。皆嘗辨之。吾按雙調爲雅樂之夾鐘商。住上字。今旁譜正住上字。且與樂苑言胡渭州爲商調曲合。

右胡渭州

水調第四

碧雞漫志、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

水調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壯一作戰士連營候鼓鞞。

第二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瑠戈。金鞍寶鉸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第三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第四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粧。

碧雞漫志。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陸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

入破第一

細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第二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去。人間能得幾回聞。

第三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綰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

第四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

第五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

第六微

閉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

水調

鑿河千里走黃沙。浮殿西來動日華。可道新聲是亡國。且貪惆悵後庭花。

同前

山川滿眼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碧雞漫志。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

沾沾衣云云。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

水調歌頭大石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理道要訣。所載唐曲。水調入南呂商。歷代詩餘。水調、隋唐時曲名。水調歌者。一曲之名。歌頭、曲之始音。如六州歌頭、氏州第一之類。姜夔填此詞。名爲花犯念奴。吳文英名爲江南好。皆此調也。一名凱歌。

河傳南呂

溫庭筠

湖上。閒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銷。終朝。夢魂迷晚潮。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樂苑曰。水調、商調曲也。舊說水調河傳。隋煬帝幸江都時所製。曲成奏之。聲韻怨切。王令言聞而謂其弟子曰。但有去聲。而無回韻。帝不返矣。後竟如其言。碧雞漫志云。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卽是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脛說云。水調河傳、聲韻悲切。樂工王令言、謂其不返。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

河傳北仙呂

董西廂

不須亂猜。這詩中意思。略聽我款款地開解。誰指望是他。劣相的心腸先改。想咱家。不枉了爲他害。

么篇

同前

紅娘姐姐且甯耐。是俺當初堅意。這好事終在。一句句唱了。須管教伊喝采。那紅娘道。張先生快道來。

河傳南仙呂引

明珠記

佳山秀嶺。似桃源深處。花香露冷。小小茅庵。松竹紛紛遮映。見高人。坐蒼苔。弄日影。

河傳序南仙呂

古南西廂

已到西廂。把咱厮奚落。教我埋冤到今。燕地潛過牆陰。荒唐錯認盤星。寂寞回歸何忍。怎想詩中藏機倖。全不省、琴中恨。碁內心。把咱厮調引。使咱憔悴損。自迷做箇無情鬼。落得甚。閻王行只得攀下您。問春花又那會孤負東君。

此非李日華改本。其書今已不傳。各譜皆采此首。今依張泌詞。分其正襯。南詞新譜謂其與詩餘全不同者。非也。按金院本。仙呂有河傳纏令。今雖不見。然詞家所傳河傳諸調。實皆帶纏聲。

怨王孫仙呂

張元幹

小院春晝。晴窗霞透。著雨胭脂。倚風翠袖。芳意惱亂人多。煖金荷。多情不分羣葩後。傷春瘦。淺黛眉尖秀。紅潮醉臉。半掩花底重門。怨黃昏。

碧雞漫志、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楊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

仙呂調。皆令也。按歐公所集詞。今無傳本。

新水令北雙調

白仁甫

晚風寒峭透窗紗。金鈎繡簾不挂。門闌凝暮靄。樓閣斂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粧罷。

樂苑曰。唐又有新水調。亦商調曲也。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十八調。雙調有新水令。中原音韻同。武林舊事、載桶擔新水、雙哮新水、燒花新水、凡三折。又有新水饗。

新水令南雙調

拜月亭

淒涼逆旅人千里。這縈牽怎生成寐。萬苦橫心裏。睡不著是愁、都做了。枕前淚。

與北曲不同。

新水令

歲時廣記

冒風連騎出金城。聞孤猿韻切。懷念親眷。爲笑徐都尉。徒誇彩繪。寫出盈盈嬌面。振旅闐闐。都訝
苑神仙。越公深羨。驟萬馬侵凌轉盼。感先鋒。容放鏡。收鸞鑑一半。歸前陣。慘怛切。同陪元帥恣權
戀。二歲、偶爾將軍沉醉連綿。私令婢捧菱花。都市尋徧。新官聽說邀郎宴。因命賦悲歡。孰敢、做人
甚難。梅粧復照。傅粉重見。

此詞不知其宮調。然歲時廣記、列之秦少游詞前。則爲甚古。周德清謂新水令字句不拘。可以增損。

然按之南曲北曲。聲響均不能合。今姑仍之。不敢妄爲分徧。

古水仙子北黃鍾亦入南呂

世間配偶

挹金波。泛綠醕。直與得斗柄欄杆轉綺疏。畫燭高燒。玉山低起。拚着个爛醉花前紅袖扶。問嫦娥今夜何如。願天長地久爲眷屬。這的是人間天上團圓處。儘平生歡愛永無虞。

水仙子南黃鍾

拜月亭

眼又昏。天將暝。趁聲兒向前打認。渾身上雨水淋漓。盡皆泥滯。生來這苦。何曾慣經。

其二換頭

眼見是錯十分定。事無可奈。只得陪些下情。年高人怎生行得山徑。瑞蓮款款。扶着娘娘慢行。

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按凌波神、唐明皇夢凌波池中龍女製。續通志載唐樂署供奉曲。入小食調。今北曲雙調。有水仙子。注云。一名凌波仙。凌波仙、卽凌波神也。錄南北曲古水仙子二首。

喬木查一名銀漢浮槎

白仁甫

海棠初雨歇。楊柳輕烟惹。碧草茸茸鋪四野。俄然回首處。亂紅堆雪。

碧雞漫志。樂天詩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栝、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選詞也。外史檣杙云。王衍泛舟巡園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錄北詞銀漢浮槎一首殿焉。玉照新志、載曾布水調歌頭。詠馮燕事。凡七徧。卽晦叔所謂又有多徧似是大曲者。故王明清亦云亞於大曲也。曾詞已載吾所撰宋曲章句中。

右水調

薄媚第五

薄媚見教坊記。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十八調。道調宮。南呂。並有薄媚。姜白石醉吟商小品序。有歷弦薄媚。武林舊事。載簡帖薄媚、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九妝薄媚、本事現薄媚、打調薄媚、拜褥薄媚、鄭生遇龍女薄媚、凡九折。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上壽第十三盞。諸部合萬壽無疆薄媚曲破。

薄媚令南越調引亦入南呂

臥冰記

連朝打水。弱體怎禁勞役。况值炎炎盛暑。追思母親。無辜把奴罵詈。守家法終無怨語。

薄媚 宋 趙以夫 八首

拜月亭

聽人報。軍馬近城。國主遷都汴。今晚庶民。今晚庶民。不許一人。落後在京輦。生長昇平。生長昇平。誰會憤。遭離亂。苦怎言。胆戰心驚。如何可免。

疊句可用不用。

薄媚 摘編

趙以夫

桂香銷。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開道爲田園。獨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休把茶萸吟翫。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欄。吾生早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月又滿。

樂府雅詞、載董穎薄媚。詠王生事。凡十編。此詞蓋入破之一編也。董詞已載吾宋曲章句中。並附琵琶記辭朝一折。自入破至出破。皆薄媚。世鮮知者。此外尋親綵樓兩記。皆有薄媚多編。尋親自入破、而破第二、衰第三、歇拍第四、中衰第五、出破第六。綵樓自入破、而破第二、衰第三、歇拍第四、中衰第五、衰尾第六。皆不注調名。

本調 賺 南越調

拜月亭

若說武人。前程萬里功名遠。儒人秀才。一箇箇窮似范丹和原憲。看奴面。不肯嫁人怎趁錢。壞人道業

心不善。福分淺。素難。我怎與他成姻眷。事成生變。事成生變。

賺曲俗名不是路。舊用以參引曲之間。今則爲過曲中承上起下之調。各宮調俱有之。此較南仙呂第三句多一字。吾謂起四句用四七四七。步伐整齊。節孝記似少一字。自來曲家。亦未論及。

右薄媚

降黃龍第六

詞源。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又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八拍。武林舊事。載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柳玟上官降黃龍。入寺降黃龍。榆標降黃龍。凡五折。又天基聖節排當樂次。再坐。第五盞。諸部合老人星降黃龍曲破。

降黃龍慢南黃龍引

散曲

桃源仙洞。閱阻厚歡濃寵。惹離恨千種。燕子樓空。塵鎖冰奩無用。雕欄倦拍。奈日斷楚天征鴻。傷情處。對一帶遠水愁雲斜擁。

降黃龍南黃龍宮

拜月亭

宦室門楣。寒士尋常。望若雲霄。爲時移事遷。地覆天翻。君去民逃。多嬌此時相見。料應我和你姻緣非小。做夫妻相呼厮喚。怎生忘了。

黃龍衮南黃鐘宮

荆釵記

休將別淚彈。休將別淚彈。且把愁眉斂。背井離鄉。誰敢胡沾染。路途迢遞。不無危險。幾日暮。問路程。尋旅店。

降黃龍衮北黃鐘宮

關漢卿

鱗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鑑愁臨。翠鈿羞貼。
金院本。黃鐘有降黃龍衮。中原音韻耕輟錄同。又黃鐘有降黃龍總令。今不見。舊譜有作金龍衮者。非。

右降黃龍

泛清波第七

宋史樂志。教坊所奏十八調。林鐘商有泛清波。又雲韶部大曲十三。林鐘商有泛清波。武林舊事、載能知他泛清波、三釣魚泛清波。凡二折。

清波引

張炎

江濤如許。更一夜聽風聽雨。短篷容與。盤礴那堪數。弭節澄江樹。不爲尊鱸歸去。怕教冷落蘆花。誰招得。舊鷗鷺。寒汀古澗。盡日無人喚渡。此中清楚。寄情在譚塵。難覓真閒處。肯被水雲留住。冷

然掉入中流。去天尺五。

此詞以意類列。未詳宮調。

泛清波摘編林鍾商

晏幾道

催花雨小。著柳風柔。多是去年時候好。露紅煙綠。儘有狂情鬪春早。長安道。秋千影裏。絲管聲中。誰放豔陽輕過了。倦客登臨。暗惜光陰恨多少。楚天渺。歸思正如亂雲。短夢未成芳草。空把吳霜鬢華。自悲清曉。帝城杏。雙鳳舊約漸虛。孤鴻後期難到。且趁朝花夜月。翠樽頻倒。

右泛清波

附錄鮑老

鮑老爲舞隊中之傀儡戲。非大曲也。以其有催有叟。故附錄之。夢梁錄云。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傳奇、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又云。百戲伎藝。有踢弄人。如謝恩、張旺、宋寶哥、沈家強、自來強、宋達、楊家會、宋賽歌、宋國昌、沈喜、張寶哥、常家喜、小娘兒、李顯、沈喜、湯家會、湯鐵柱、莊德、劉家會、小來強、鮑老兒、宋定哥、李成、莊寶、潘貴、宋慶哥、湯家俊等。遇天家大朝會聖節。宣押殿庭承應。官府公筵。府第筵會。點喚供筵。俱有大稿。武林舊事、大小全棚傀儡。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衮鮑老。

古鮑老北中呂亦入正宮

散曲

一會家綠莎上漫滾。恰便似一顆絳珠碾翠茵。一會家碧苔上但緊。恰便似一縷火光瑩燒痕。花園簇。錦作團。香成陣。趁高低月半輪。鬥彩勝肌膚微潤。撲皓齒。幽蘭噴。

么篇換頭

同前

精神褪。腮霞暈。兩葉眉翠。春纖困。香羅襯。一曲臂剛伸。不免控金勒。側玉肩。駐香輪。擁珠毬。出綵門。聽鼓吹喧天聲震。早分人海魚龍混。

鮑老兒北中呂亦入正宮

關漢卿

當初指望成家計。誰想瓊簪碎。當初指望無拋棄。誰想銀瓶墜。早則不煩煩惱惱。哀哀怨怨。哭哭啼啼。同黃倒皂。長吁短嘆。自跌自摧。

鮑老三臺滾北中呂

關漢卿

俺也自知。鸞臺懶傍塵土迷。道是俺也自知。絕鱗翼。斷信息。幾時回。乍別來肌如削。早是俺多病多愁。正值着困人天氣。

雍熙樂府采此詞。塵土迷下。尙有俺也自知。金釵款鞦雲鬢堆二句。無道是二襯字。

鮑老催兩黃鍾亦入越調

琵琶記

意深愛篤。文章富貴珠萬斛。天教豔質爲香屬。似蝶戀花。鳳棲梧。鸞停竹。男兒有書須勤讀。書中自有黃金屋。也自有。千鐘粟。

倒接鮑老催南黃鐘

凝雲集

寶盃滿勸。逢時慶樂歌上元。花朝翫賞錦繡鮮。三月景。修禊向。蘭亭轉。清和四月新綠遍。蕤賓又見莠蒲面。看六月。涼亭扇。乞巧鬪穿針。中秋又排宴。重陽至。歡笑稱。登高願。十月小春堪消遣。冬至繡針添一線。看除夕。年華變。

耍鮑老南黃鐘

許盼盼

畫閣朱樓。繡簾半捲。現祥光。裊瑞烟。襲襲香風滿。聽樂聲鼎沸。繁絃合脆管。

南詞尙有僥僥鮑老、川鮑老、鮑老節、三調。蓋集僥僥令、川撥棹、節節高而成。不錄。又南詞定律。有西廂、夫人小玉都睡了耍鮑老一首。注云。此曲別譜內亦有注爲永團圓者。然與琵琶之名傳四海之永團圓。迥乎不同。今按此爲永團圓犯詞。亦不錄。

大曲亡於宋。沈存中謂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編。王晦叔謂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於是元人乃以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兒。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淋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貞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皆爲大曲。此不學之過也。涼州舊有大徧小徧之名。小徧者。摘徧也。宋人大曲。實皆摘徧。會布、史浩、董穎、曹勛諸製。尙存告朔餼羊。而學者又苦於不能句讀。吾旣成宋曲章句。因就詞曲中所摘大曲之徧。聯合成一書。凡七章。附錄一章。顏曰東鱗西瓜錄。以餉世有好真龍者。亥齋記。

忍寒漫錄

籀公

旌德呂碧城女士。早歲蜚聲詞苑。晚乃皈依佛法。而仍不廢倚聲。其所歷可喜可愕之境。殆爲我國數千年來女子中所僅有。其人奇。其境奇。故其發而爲詞。亦絕非歷來閨秀所能囿。其詞初刊於中華書局出版之呂碧城全集。壬申秋末。在日內瓦湖畔。重加訂定。單印信芳詞二卷。丁丑孟夏。復合舊稿。益以新製。釐爲四卷。題曰曉珠詞。後附其長姊遺著惠如長短句一卷。託友人刊於新嘉坡。曾寄數十冊。屬予分貽同好。其後復手寫雪繪詞一卷見寄。藏篋衍中。去歲得女士自香港寄予新刊小冊。則雪繪詞又改題山中白雪詞選。附於所著觀音菩薩靈籤。勸發菩提心文之後。播梵音於樂苑。而仍不失其爲絕妙好詞。其人雖亡。而芳菲無歇矣。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陸雲

周密賣洲漁笛譜

甘州燈夕書寄二隱

漸羨芳艸綠江南。輕暉弄春容。記少年游處。簫聲巷陌。燈影簾櫳。月煖烘爐戲鼓。十里步香紅。敲枕聽新雨。往事朦朧。還是江南夢曉。怕等閑愁見。雁影西東。喜故人好在。水驛寄詩筒。數芳程、漸催花信。送歸帆、知第幾番風。空吟想。梅花千樹。人在山中。

詞人老去。生平積感重重。更誰知我。賴有一二故交。尙可依依話舊。故艸窗寄以此詞。少年游五句。簫聲戲鼓。當日裘馬英年。何等豪興。惟老友尙知其情狀。下闕言。今雖睽別。幸水驛非遙。尙可通芳訊而達誠素。深盼春風早送歸帆。牙期交誼。情見乎辭矣。

曲游春游西湖

禁苑東風外。漾煖絲晴絮。春思如織。燕約鶯期。惱芳情、偏在翠深紅隙。漠漠香塵隔。沸十里亂絃叢。笛。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卻半湖春色。柳陌。新烟凝碧。映簾底宮眉。堤上游勒。輕暝籠寒。怕梨雲夢冷。杏香愁霧。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滿湖碎月搖花。怎生去得。

游湖之良辰樂事。以工麗之筆寫之。論字句。則燕約鶯期。推爲詞眼。論紀游。則畫船二句。確肖當

日游湖之狀。武林舊事云。都城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爭先至湖上。謂之探春。水面畫船。櫛比如鱗。幾無行舟之路。游之次第。先南而後北。至日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此外幾無一舸。弁陽老人故有閑卻半湖春色之句。馬臻霞外集。有詩云。畫船過午入西泠。人擁孤山陌上人。應被弁陽描寫盡。晚來閑卻半湖春。蓋紀實也。

高陽臺 送陳君衡被召

照眼旌旂。朝天車馬。平沙萬里天低。寶帶金章。樽前茸帽風欹。秦關汴水經行地。想登臨都付新詩。縱英雄。疊鼓清笳。駿馬名姬。酒酣應對燕山雪。正冰河月凍。曉隴雲飛。投老殘年。江南誰念方回。東風漸綠西湖柳。雁已還人未南歸。最關情。折盡梅花。難寄相思。

陳君衡名允平。仕履未詳。觀其詞意。當是受北朝干旌之召。爲當時顯宦。故上闕言旌旗笳鼓。駿馬名姬。極寫行色之壯。下闕但賦離情。於陳君衡出處。不加褒貶之詞。僅言江湖投老。見兩人窮達殊途。新朝有振鷺之歌。而故國無歸鴻之信。意在言外也。

慶宮春 送趙元父過吳

重疊雲衣。微茫鴻影。短篷穩載吳雪。霜葉敲寒。風燈搖暈。棹歌人語嗚咽。擁衾呼酒。正百里冰河乍合。千山換色。一鏡無塵。玉龍吹裂。夜深醉踏長虹。表裏空明。古今清絕。高堂在否。登臨休賦。

忍見舊時明月。翠消香冷。怕空負年芳輕別。孤山春早。一樹梅花。待君同折。

此爲嚴冬送友。由越水赴吳而作。擁衾孤艇。犯風雪而宵行。一片清寒之境。如營邱之畫寒林。右丞之圖雪景。轉頭處。夜深清絕三句。俯仰古今。詞境亦清絕。舊時明月五句。爲行人着想。盼其早歸。上闋尤佳。覺拂紙有寒氣也。

木蘭花慢 西湖十景詞 蘇隄春曉

恰芳菲夢醒。漾殘月。轉湘簾。正翠幄收鐘。彤墀放仗。臺榭輕烟。東園。夜游乍散。聽金壺逗曉歇花籤。宮柳微開露眼。小鴛寂妬春眠。冰匳。黛淺紅鮮。臨曉鏡。競晨妍。怕誤卻佳期。宿妝旋整。忙上雕軒。都綠。探芳起早。看堤邊早有已開船。薇帳殘香淚蠟。有人病酒慙慙。

首三句。在將曉之前。芳菲二字。更關合春意。翠幄三句。已破曉矣。東園句。回憶夜游。布局便有頓挫。宮柳二句。賦春曉。而垂柳啼鴛。兼有蘇堤之景。以上闋寫景。故下闋換言人事。冰匳三句。言春城處處晨妝。有阿房宮綠雲擾擾。爭梳曉鬢之狀。怕誤佳期三句。因游湖而早起。蘇堤曉色。自在麗人盼望之中。早開船句。推進一層寫法。見更有早者。以寫足春曉之意。薇帳結句。乃反映之筆。亦有中酒高眠。辜負曉風春色者。意更周匝。

前調 平湖秋月

碧霄澄暮靄。引瓊駕。碾秋光。看翠闕風高。珠樓月午。誰擣玄霜。蒼茫。玉田萬頃。趁仙槎咫尺接天潢。彷彿凌波步影。露濃環珮衣涼。明璫。淨洗新妝。隨皓彩。過西廡。正霧衣香潤。雲鬢紺濕。私語相將。鴛鴦。誤驚夢曉。掠芙蓉度影入銀塘。十二闌干佇立。鳳簫怨徹清商。

首三句。言月之初出。用碾字。殊精。翠闕三句。已月到天中。湖光一白。故接以玉田四句。寫平湖月色。凌波二句。詠湖月而兼有人在。下闌卽詠游湖玩月之人。鴛鴦驚夢。寫月湖之幽景入妙。結句。闌畔吹簫。乃賞月之餘波也。

前調 斷橋殘雪

覓梅花信息。擁吟袖。暮鞭寒。自放鶴人歸。月香水影。詩冷孤山。等閒。泮寒晝煖。看融成御水到人間。瓦隴竹根更好。柳邊小駐游鞍。琅玕。半倚雲灣。孤棹晚。載詩還。是醉魂醒處。畫橋第二。隱月初三。東闌。有人步玉。怪冰泥沁濕錦鷓斑。還見晴波漲綠。謝池夢艸相關。

詠蘇堤春曉。則言曉妝之人。詠平湖秋月。則言倚闌之人。此詠殘雪。則言尋梅及踏雪之人。景中有人。便增姿態。詞家之思路也。凡自城中至孤山探雪後梅花者。必道出斷橋。故在題前着筆。而用寒冷等字。以狀雪後。因沿堤尙有錦帶橋。故云畫橋第二。非蘇堤之第二橋也。此詞詠殘雪。不及春曉秋月二詞。境界寬展。着想較難。而瓦隴竹根。及冰鞋踏溼等句。頗見思致。結句。晴波漲綠。則言

雪消而春水漸生矣。

前調 雷峯夕照

塔輪分斷雨。倒霞影。漾新晴。看滿檻春紅。輕橈占岸。疊鼓收聲。簾旌。半鈎待燕。料香濃徑遠。燧蜂
程。芳陌人扶醉玉。路旁嬾拾遺簪。郊垌。未厭游情。雲暮合。謾消凝。想罷歌停舞。烟花露柳。都
付棲鴛。重闌。已催鳳輪。正鈿車綉勒入爭門。銀燭擎花夜煖。禁街淡月黃昏。

雷峯塔。爲吳越王時黃妃所建。亦稱黃妃塔。後經劫火。闌檻悉毀。僅餘塔身。紅磚巍然。峙於雷峯
高阜上。夕陽照之。古紅與山翠相映。其狀積然一翁。昔人詩云。雷峯積塔暮烟中。潦倒斜陽似醉翁
。又云。雷峯如老衲。民國初年。塔圯。塔磚有吳王吳妃等字。最精者。磚有孔穴。中藏佛經一卷。
錦裝玉籤具在。余於塔圯時。得一磚。中有藏經。雖字稍損。在宋刻善本之前也。此詞起筆卽詠塔。
以後言游人之多。風景之美。想見塔之壯麗。層層皆可登臨。詞中詠雷峯塔之處少。詠夕照光景者多
。其地近接清波門。游湖者自北而南。經塔畔入城。故有鈿車爭門之句也。

前調 越院風荷

軟塵飛不到。過微雨。錦機張。正蔭綠池幽。交枝徑窄。臨水追涼。宮妝。蓋羅障暑。泛青蘋亂舞。五雲
裳。迷眼紅綃綠縠。翠深偷見鴛鴦。湖光。兩岸瀟湘。風薦爽。扇搖香。算惱人偏是。繁絲露藕。連

理秋房。涉江。采芳舊恨。怕紅衣夜冷落橫塘。折得荷花忘卻。棹歌唱入斜陽。

麴院在湖之西。前後瀟湖。地極幽靜。故起筆云塵飛不到。上闕詠荷。而亂舞雲裳句。更切合風荷。鴛鴦句。翠深紅絢處。有微步凌波人在。故下闕接以搖扇采芳等句。因有涉江舊恨。故露藕秋房。由詠荷而涉遐想。歇拍處。折花歸去。所謂忘卻荷花記得愁也。

前調花港觀魚

六橋春浪煖。漲桃雨。鱖初肥。正短棹輕囊。牽箔荇帶。縈網蕪絲。依稀。岸紅溯遠。漾仙舟誤入武陵溪。何處金刀脍玉。畫船傍柳頭催。芳堤。漸滿斜輝。舟葉亂。浪花飛。聽暮榔聲合。鷓鴣沈暗渚。鷺起烟磯。漣漪。夜深浪靜。任烟寒自載月明歸。三十六鱗過卻。素牋不寄相思。

起三句。實賦本題。以下短棹六句。用荇帶蕪絲作陪襯。金刀二句。由得魚而作脍。宋嫂魚羹風味。得出網湖魚而益美。下闕舟過浪飛。鷓鴣沈起。皆狀移舟暮歸之景。鳴榔及三十六鱗句。仍由魚字生情。通篇寫水鄉風物。如身作烟波釣徒矣。

前調雨屏晚鐘

疏鐘敲暝色。正遠樹。綠愔愔。看渡水僧歸。投林鳥聚。烟冷秋屏。孤雲。漸沈雁影。尙殘簫倦鼓別游人。宮柳棲鴉未穩。露梢已挂疏星。重城。禁鼓催更。羅袖怯。暮寒輕。想綺疏空掩。鸞綃翳錦。魚

錦收銀。蘭燈。伴人夜語。怕香消漏永著温存。猶憶回廊待月。畫闌倚遍桐陰。

鐘聲本在虛處。須着眼晚字。前六句從本題寫起。宛然暮色蒼茫。殘簫倦鼓句。言薄晚人歸。見歡娛之易盡。若山寺鐘聲。爲之喚醒。詠晚鐘有深湛之思。宮柳二句。言已將入夜。故下闕言罷游歸去。燈畔香消。闌前月上。爲閨中靜夜。寫芳惻之懷。下闕論題面。於南屏鐘聲。未免疏廓。論詞句。固清麗爲鄰。亦志雅堂之佳製。

前調柳浪聞鶯

晴空搖翠浪。畫禽靜。霽烟收。聽暗柳啼鶯。新簧弄巧。如度秦謳。誰抽。翠絲萬縷。颺金梭宛轉織芳愁。風裊餘音甚處。絮花三月宮溝。扁舟。纜繫輕柔。沙路遠。倦追游。望斷橋殘日。蠻腰競舞。蘇小牆頭。偏憂。杜鵑喚去。愛絲蠻竟日挽春留。啼覺瓊疏午夢。翠丸驚度西樓。

起首六句。言凡鳥收聲。嬌鶯獨嘯。得題前翔集之勢。翠縷金梭句。柳與鶯合寫。風裊二句。餘音遠度。仍不脫柳字。轉頭處。繫纜四句。言柳邊聽鶯之人。借西泠蘇小。用蠻腰舞態。以關合柳浪。鶯催春去。而鶯挽春留。寫聞鶯別有思致。收筆。鶯曳殘聲。猶驚午夢。詞亦餘音不盡也。

前調三潭印月

游船人散後。正蟾影。瀉寒湫。看冷沁蛟眠。清宜兔浴。皓彩輕浮。扁舟。泛天鏡裏。溯流光澄碧浸明

眸。柄鷺空驚碧草。素鱗遠避金鈞。臨流。萬象涵秋。懷渺渺。水悠悠。念漢皋遺珮。湘波步屐。空想仙游。風收。翠匳乍啓。度飛星倒影入芳洲。瑤瑟誰彈古怨。渚宮夜舞潛虬。

此題在西湖十景中。最難出色。因三潭高不盈丈。分峙湖面。無可形况。印月二字。亦不易描寫。此詞從月浸波心着想。便得印月之神理。眠蛟浴鷺驚魚等字。皆言水底見月之深印。下闕。因臨流玩月。而涉想仙佩凌波。寄情迢遞。而飛星倒影。及夜舞潛虬。仍從波心印月。推想及之。弁陽翁賦此解時。頗費匠心矣。

前調雙峯插雲

碧尖相對處。向烟外。挹遙岑。記舞鷺啼猿。天香桂子。曾去幽尋。輕陰。易晴易雨。看南峯淡日北峯雲。雙塔秋聲露冷。亂鐘送曉霜清。登臨。望眼增明。沙路白。海門青。正地幽天迥。水鳴山籟。風奏松琴。虛楹。半空聚遠。倚闌干暮色與雲平。明月千巖夜午。溯風跨鶴吹笙。

詠西湖十景之首句。皆振裘挈領。無一輕率之筆。此詞碧尖相對四字。足爲雙峯寫照。以陰晴雲日。分寫雙峯。南峯七字。可稱名句。舊有雙塔。高聳峯顛。艸窗猶及見之。故有擎秋之句。今僅餘壞塔之基矣。下闕。登高望遠。固題中應有之義。妙在沙白海青。確是此處登臨所見。倚闌而秋與雲平。則雙峯高插雲中。不言而喻。結句。置身在千仞之岡。宜飄飄有凌雲氣也。凡名勝之地。每以四字標

其風景。如燕臺八景。瀟湘十景。金陵四十八景之類。而西湖十景。尤爲擅名。艸窗十解。靡不工麗。熨貼。如小李畫之金碧樓臺。故備錄之。

三姝媚

淺寒梅未綻。正潮過西陵。短亭逢雁。秉燭相看。歎俊游零落。滿襟依黯。露草霜花。愁正在廢宮蕪苑。明月河橋。笛外樽前。舊情消減。莫訴離觴深淺。恨聚散匆匆。夢隨帆遠。玉鏡塵昏。怕賦情人老。後逢淒惋。一樣歸心。又喚起故園愁眼。立盡斜陽無語。空江歲晚。

此送王碧山歸越中之作。廢宮蕪苑句。有顧瞻周道之悲。故園愁眼句。有日暮鄉關之感。起三句。紀送別之時。其餘皆敘別意。深情宛轉。惆悵河梁。後逢淒惋四字。尤爲沈痛。有此家國及離索之三種牢愁。皆在老年并集。人何以堪。臨江無語。惟有立盡斜陽。釋迦佛所云無可說。無可說也。

探芳信

西冷春感

步晴晝。向水院維舟。津亭喚酒。歎劉郎重到。依依漫懷舊。東風空結丁香怨。花與人俱瘦。甚淒涼。暗艸沿池。冷苔侵甃。橋外晚風驟。正香雪隨波。淺烟迷岫。廢苑塵梁。如今燕來否。翠雲零落空堤冷。往事休回首。最消魂。一片斜陽戀柳。

西湖當南宋時。翠華臨幸。士女嬉游。花月樓臺。爲西湖千百年來極盛之際。自白雁渡江以後。朝市

都非。艸窗以淒清詞筆寫之。人花同瘦句。言花事之闌珊。暗艸沿池句。言池館之凋殘。廢苑塵梁句。言離宮之冷落。觸處生悲。不盡周原之感。湖山舉目。誰動餘哀。牘有白髮遺黎。扶筇憑弔。如殘陽之戀柳耳。

水龍吟白荷

素鸞飛下青冥。舞衣半惹涼雲碎。藍田種玉。綠房迎曉。一匳秋意。擎露盤深。憶君清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應是飛瓊仙會。倚涼颺、碧簪斜墜。輕妝鬥白。明璫照影。紅衣羞避。霽月三更。粉雲千點。靜香十里。聽湘絃奏徹。冰綃偷剪。聚相思淚。起筆取喻新穎。筆勢亦如翔鸞之破空而下。藍田三句。詠本題。擎露三句。有銅仙戀漢之悲。驚起鴛鴦句。兼感身世。下闕詠本題。而託諸仙蹤。如素娥飛下廣寒。俗豔紅妝。自應避舍。霽月三疊句。詠白字。不事雕飾。句法雅切而渾成。以怨歌作結。更見君國之愛。

踏莎行與莫兩山談邦城舊事

遠艸情鍾。孤花韻勝。一樓簷翠生秋暝。十年二十四橋春。轉頭明月簫聲冷。賦藥才高。題瓊語俊。蒸香厭酒芙蓉頂。景留人去怕思量。桂窗風露秋眠醒。

此詞追憶揚州。明月簫聲。與姜白石之空城畫角。同其淒韻。賦藥等句。謂藥闌詠金帶之篇。玉藥訪

唐昌之觀。往日抽毫進牘。在蒸香壓酒之旁。會日月之幾何。頓換桂窗風露。墮歡若夢。如玉溪生之追憶惘然矣。

張炎山中白雲詞

滿庭芳小春

晴皎霜花。曉融冰羽。開簾覺道寒輕。誤聞啼鳥。生意又園林。閑了淒涼賦筆。便而今嬾聽秋聲。消凝處。苔枝借煖。終是未多情。陽和能幾許。尋芳探粉。也恁忤人。笑鄰娃癡小。料理護花鈴。卻怕驚回睡蝶。恐和他艸夢都醒。還知否。能消幾日。風雪灞橋深。

起五句。賦本題。賦筆二句。已說到自身。以下純是借小春以砭世。作警刺之辭。苔梅借煖。能有幾時。睡蝶無知。徒驚艸夢。彼嬌小之鄰娃。眼前貪取陽和。未幾而漫天風雪。卽相逼而來。意謂遂取新時纓冕。不若還尋舊日斧柯。尙能耐歲寒也。風詩微旨。去人未遠。

梅子黃時雨病中懷歸

流水孤村。愛塵事頓消。來訪深隱。向醉裏誰扶。滿身花影。鷓鴣相看如瘦。近來不是傷春病。嗟流景。竹外野橋。猶繫烟艇。誰引。斜川歸興。便啼鴉縱少。無奈時聽。待棹擊空明。魚波千頃。彈斷琵琶留不住。最愁人是黃昏近。江風緊。一行柳絲吹暝。

題云。因病中懷歸而作。實則因避世而思歸。卽鷓鴣亦知其不爲傷春而病也。醉裏扶花。烟中繫艇。預想還鄉風味。何等蕭閑。而心中則冰絲彈罷。怕近黃昏。憔悴柳枝。豈能耐江風之嚴緊。艱危身世。望衡宇而欣奔。有情不自禁者。處處借景書懷。殊有手揮目送之妙。

慶春宮

波蕩蘭觴。鄰分杏酪。晝輝冉冉烘晴。冑索飛仙。戲船移景。薄游也自快人。薰風來處。聽隔水人家賣餠。月題爭繫。油壁相連。笑語逢迎。池亭。小隊秦箏。就地圍香。臨水瀟裙。冶態飄雲。醉妝扶玉。未應閑了芳情。旅懷無限。忍不住低低問春。梨花落盡。一點新愁。曾到西泠。

南都在極盛時。每逢寒食。西湖游人甚盛。水邊沙際。麗人小鬟羣集。以柳枝被禱。詞中蘭觴杏酪。冑索戲船。隔岸餉簫。池亭箏隊。煖風薰處。一片承平歡樂之聲。而觀其結處。新愁曾到句。知以上所言。皆追懷往事。此日旅懷惆悵。訴愁無地。只可低問春風。其重過西湖祝英臺詞云。漫留一掬相思。待題紅葉。奈紅葉更無題處。與此同感。

長亭怨有感故居

望花外小橋流水。門巷愔愔。玉簫聲絕。鶴去臺空。瓊環何處弄明月。十年前事。愁千折。心情頓別。露粉風香。誰爲主。都成消歇。淒咽。曉窗分袂處。同把帶鴛親結。江空歲晚。更忘了尊前曾說。恨西

風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謝楊柳多情。還有綠陰時節。

此與集中憶舊游詞。同爲感念故園而作。但憶舊游詞。梁燕歸來。而垂楊路隔。專爲故園而詠。此則專爲園中之人而詠。觀其上下闕。鶴去臺空。曉窗分袂等句。非特朱邸春空。且征衫人遠。如風林殘葉。一掃皆空。垂楊有轉綠之時。而羅帶無同攜之日。王孫末路。亦杜牧重來也。

阮郎歸 有懷北游

鈿車驕馬錦相連。香塵逐管絃。瞥然飛過水秋千。清明寒食天。花貼貼。柳懸懸。鴛房幾醉眠。醉中不信有啼鵲。江南二十年。

此爲晚年之作。玉田生於宋理宗戊申年。其北游燕薊。在少壯時。迨至江南。年已四十餘矣。其臨江仙詞云。甲寅年寓吳。時年六十有七。故此詞有江南二十年之句。

忍寒漫錄

籀公

嘉興沈乙庵先生。在近世名儒中。最稱淹博。中年致力西北輿地之學。撰述甚富。遺稿經張孟劬先生校定者。將在本刊次第發表。餘力爲詩詞。隨手拈破舊日歷。或截新聞紙之一角。或取友朋箋封。反面書之。無題可考者。尤居多數。先生下世後。歷經朱彊邨陳仁先諸先生爬梳理董。仍未能一一寫出。本刊第一卷所載重編海日樓詩四卷。尙非其全也。

詞律拾遺再補

映庵

梅花曲九十二字

劉几

漢宮中句侍女嬌額半塗黃韻盈盈粉苞句凌時寒玉體句先透薄妝叶好借月魂來句娉婷畫燭旁叶惟恐隨陽春
 句好夢去所思飛揚叶宜向風亭把盞酬孤豔句醉永夕何妨叶雪徑蕊真疑密降句回輿認暗香叶不為藉我作
 和羹句肯放結子花狂叶向上林留此占年芳叶

按此乃几自度曲。凡三調。皆不同。梅苑題作以介父三詩度曲。王荆公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此詞其第一首也。荆公詩云。漢宮嬌額半塗黃。粉色凌寒透薄妝。好借月魂來映燭。恐隨春夢去飛揚。風亭把盞酬孤豔。雪徑回輿認暗香。不為調羹應結子。直須留此占年芳。

又一百字

結子非貪句有香不俗句宜當鼎鼐嘗韻偶先紅紫句度韶華玉笛占年芳叶衆花雜色句滿上林未能教臘雪埋藏
 叶卻怕春風漏洩句一一盡天香叶不須更御鉛黃叶知國色稟自天真殊常叶祇裁雲縷句奈芳滑玉體想仙裝
 叶少陵爲爾句東閣美豔激詩腸叶當已陰未雨容光叶無心賦海棠叶

荆公詩云。結子非貪鼎鼐嘗。偶先紅杏占年芳。從教臘雪埋藏得。却怕春風漏洩香。不御鉛華知國色。

。祇裁雲縷想仙裝。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又九十七字

淺淺池塘句 深深庭院句 復出短短垣牆句 年年爲爾句 若九真巡會句 寶惜流芳句 向人自有綿眇無言句 深意深

藏句 傾國傾城句 天教與抵死芳香句 鬢鬢金色句 輕危欲壓句 綽約冠中央句 蒂團紅蠟句 蘭肌粉豔句 能妝句

嬋娟一種風流句 如雪如冰衣霓裳句 永日依倚春風笑野棠句

荆公詩云。淺淺池塘短短牆。年年爲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鬢鬢黃金危欲墮

。蒂團紅蠟巧能裝。嬋娟一種如冰雪。依倚春風笑野棠。按葉夢得石林燕語。稱劉几。字伯壽。時號

戴花劉使。洞曉音律。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聲者。詞律拾遺祇收其花發狀元

紅慢一首。亦采自梅苑者。此三詞句豆甚難斷定。幸有荆公詩可參對。姑妄注之。又按唐人燕樂辭。

初爲律體詩。樂工加減其聲。始入譜。其後文人就譜之虛聲。填以實字。乃成詞體。觀此三詞。益

明。

醉亭樵八十字

劉几

平生性格韻隨分好些春色句 沈醉戀花陌句 雖然年老心未老句 滿頭花壓巾帽側句 鬢如霜句 鬚似雪句 自嗟惻

叶 幾個相知勸我染句 幾個相知勸我摘句 染摘有何益句 當初怕成短命鬼句 如今已過中年客句 且留些句 妝

晚景句儘教白叶

按戴花正音集。今已不傳。此詞惟見京本通俗小說。稱戴花劉使君作。時距相近。當非虛造。

喜遷鶯一百一字

史達祖

月波疑滴韻望玉壺天近句了無塵隔叶翠眼圈花句冰絲織練句黃道寶光相直叶自憐詩酒瘦句難應接許多春色叶最無賴是隨香趁燭句曾伴狂客叶蹤跡叶漫記憶叶老了杜郎句忍聽東風笛叶柳院燈疏句梅廳雪在句誰與細傾春碧叶舊情拘未定句猶自學當年游歷叶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叶

按詞律收蔣捷一首。一百三字。係用入聲韻。又趙長卿一首。一百三字。用上去韻。均與此不同。此詞自憐詩酒瘦二句。及舊情拘未定二句。皆五字一句。七字一句。蔣詞此處前後闕皆六字句兩句。趙詞此處前後闕皆四字三句。此詞末句十字一氣。但可於怕萬一作豆。誤玉人作豆。雖別本有作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窗際簾隙者。多出窗際二字。而於夜寒斷句。便不佳。必強爲解事者所增也。且平仄亦終不能與蔣詞相同。凡詞調有祇用上去韻者。有祇用入韻者。或有用上去韻亦可用入韻者。皆以宋人詞爲先例。如此調則係有用上去韻亦有用入韻者。然必有小異處。用入韻者。換頭加二字句短韻。用上去韻者無之。故入韻必爲又一體也。

前調一百四字

姜夔

玉珂朱組韻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叶窗戶新成句青紅猶潤句雙燕爲君胥宇叶秦淮貴人宅第句問誰記六朝歌舞叶總付與叶在柳橋花館句玲瓏深處叶居士叶閒記取叶高臥未成句且種松千樹叶覓句堂深句寫經窗靜句他日任聽風雨叶列仙更教誰做句一院雙成儔侶叶世間住叶且休將雞犬句雲中飛去叶

此詞與趙長卿詞比對。前闕總付與。及後闕世間住三字句皆叶。趙詞不叶。中間秦淮貴人宅第二句。列仙更教誰做二句。與蔣捷詞同。但前闕多一問字。此不足異。宋人詞前後闕不同。多一襯字者。往往有之。不必一定求整齊也。若遇紅友。必謂是誤衍一字也。趙詞此處四字句三句。亦與此不同。

定情曲一百二字

賀鑄

沈水濃薰句梅粉淡妝句露華鮮映春曉韻淺顰輕笑叶真物外一種閒花風調叶可待合歡翠被句不見忘憂萱草叶擁膝渾忘羞句回身就郎抱叶兩點靈犀心顛倒叶念樂事稀逢句歸期須早叶五雲聞道叶星橋畔油壁車迎叶蘇小叶引領西陵自遠句攜手東山偕老叶殷勤製雙鳳新聲句定情永爲好叶

此調無他詞可證。兩點靈犀心顛倒。疑當屬下爲換頭首句。蓋上半闕淺顰輕笑至不見忘憂萱草。卽下半闕五雲聞道至攜手東山偕老。回身就郎抱。卽定情永爲好。故兩點靈犀句當爲換頭首句也。

吳音子一百二字

晁元禮

細想當初事句又非是取次相知韻一年來覷著尙遲疑叶口時敢共些兒叶似恁秤停期句了句便一成望不相離句

叶卻何期恩情陡變句 中路分飛叶 都緣我自心腸軟句 潤就得轉轉嬌癡叶 如今未中再假隨叶 選不甚且從待他疏狂心性足句 變堆塚更吃禁持叶 管取你同心句 卻有投奔人時叶

此詞見趙輯星鳳閣鈔本。宋本開齋琴趣缺。無可校正。全詞皆宋時俗語。中間殊難斷句。且恐有訛脫。姑以前後闕比對。前半闕又非是七字。即後半闕潤就得七字。潤就即擱就。宋人他詞亦見此二字。一年句八字。即後半闕如今句七字。未中即不合用之意。今時尚有不中用之俗語。口時敢共些兒六字。即後半闕選不甚三字。疑皆有訛脫。似恁句七字。即後半闕且從待他九字。便一成句七字。即後半闕變堆塚七字。其起句細想當初事五字。即換頭我自心腸軟五字。換頭變動爲七字句。乃雙調慣例也。前半闕收句。卻何期兩句。共十字。後半闕收二句。亦十字。分句不同。亦詞之慣例也。投奔之奔讀去聲。今俗語尙如此。又按賀鑄詞擁鼻吟題下。注吳音子三字。所押爲上去韻。句調亦絕與此不同。

春晴八十七字

晁元禮

燕子來時句 清明過了句 桃花亂飄紅雨韻 倦客淒涼句 千里雲山將暮叶 淚眸回望句 人在玉樓深處叶 向此多應念遠句 憑欄無語叶 芳菲可惜輕負叶 空鞭弄游絲句 帽衝飛絮叶 恨滿東風句 誰識此時情緒叶 數聲啼鳥句 勸我不如歸去叶 縱寫香牋句 憑誰寄與叶

此調前後甚爲整齊。惟春晴二字。初疑爲題。非是調名。遍檢八十七字之調。竟無與相合者。乃知此亦若春霽秋霽之類。卽是調名也。

玉樓宴一百三字

晁元禮

記紅顏日句向瑤階得俊句飲散蓬壺韻繡鞍縱驕馬句故墜鞭柳徑句緩轡花衢句斗帳蘭缸曲句曾是振聲名上都叶醉倒旗亭句更深未歸句笑倩人扶叶光陰到今二紀句算難尋前好句懶訪仙居叶近來似聞道句向霧關雲洞句自樂清虛叶月帔與星冠句不念我華顛皓鬚叶縱教重有相逢句似得舊時無叶

此調前半闋向瑤階得俊句起。至曾是振聲名上都。與後半闋算難尋前好起。至不念我華顛皓鬚同。

山亭宴一百字

張先

碧波落日寒煙聚韻望遙山迷離紅樹叶小艇載人來句約尊酒商量歧路叶衰柳斷橋西句共攜手攀條無語叶水際見鷺鷥句一對對眠沙淑叶西陵松柏青如故叶翦煙花幽蘭啼露叶油壁閒花驄句那禁得風吹細雨叶饒他此後更思量句總莫似當年情緒叶鏡面綠波平句照幾度人來去叶

按張先詞。此調凡二首。詞律載宴堂永晝喧簫鼓一首。爲一百一字體。末句問解相思否五字。實則解字下有寄字。當爲一百二字。此詞衰柳斷橋西句。祇五字。與後半闋饒他句。及宴堂永晝一首相比。似缺二字。

彙輯宋人詞話續

映庵

陳元靚歲時廣記

抱樸子。或問辟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王沂公端五夫人閣帖子云。欲謝君恩却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又帖子云。如何金殿裏。獨獻辟兵符。章簡公帖子云。自有百神長侍衛。不應額備赤靈符。歐陽公詩云。君恩多感舊。誰獻辟兵符。又端五詞云。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歲時雜記。端五剪繒綵作小符兒。爭逞精巧。摻於鬢髻之上。都城亦多撲賣。東坡詞云。小符斜掛綠雲鬢。吳敏德詞云。御符爭帶。更有天師神呪。又古詞云。雙鳳釵頭爭帶御書符。

歲時雜記。端午都人畫天師像以賣。又合泥做張天師。以艾爲頭。以蒜爲拳。置於門戶之上。蘇子由作皇太妃閣端五帖子云。太曾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良齋先生魏元履詞云。掛天師。撐著眼。直下觀。騎個生猶大艾虎。閑神浪鬼。辟懾他方。遠方大胆底。更敢來上門下戶。

歲時雜記。端五刻蒲爲小人子。或葫蘆形。帶之辟邪。王沂公端五帖子云。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刻菖蒲要辟邪。又秦少游端五詞云。粽團桃柳。盈門共壘。把菖蒲旋刻個人人。

歲時雜記。端五以艾爲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綵爲小虎。粘艾葉以戴之。王沂公端五帖子云。釵

頭艾虎辟羣邪。曉駕祥雲七寶車。章簡公帖子云。花陰轉午清風細。玉燕釵頭艾虎輕。王晉卿端五詞云。偷閑結箇艾虎兒。要插在秋蟬鬢畔。又古詞云。雙雙艾虎。釵裏朱符。臂纏紅縷。又古詞云。纔向蘭湯浴罷。嬌羞簪雲髻。正雅稱鴛鴦會。

陳氏手記。京師風俗繁華。但喜迎新。不煩送舊。纔入夏。便詢端五故事。仕女所戴所衣。所用艾虎。皆未原其始。未曉其義。歐陽公端五詞云。衫裁艾虎。釵裏朱符。臂纏紅縷。又古詞云。纔向蘭湯浴罷。嬌羞困殯人未忺梳掠。艾虎衫兒。輕襯素肌香薄。

歲時雜記。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繒楮之類爲艾。或以眞艾。其上裝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蟲之類。及天師形像。并造石榴萱草躑躅假花。或以香藥爲花。古詞云。御符爭帶。斜插交枝艾。

大戴禮。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楚詞云。浴蘭湯兮沐芳華。王禹玉作夫人閣帖子云。金縷黃龍扇。蘭芽翠釜湯。章簡公帖子云。菖酒朝觴滿。蘭湯曉浴溫。東坡端五詞云。輕汗微微透碧紈。明朝端五沐芳蘭。

陳氏手記。今人端五日多寫赤口字貼壁上。以竹釘釘其口中。云斷口舌。不知起自何代。閩俗又端五日以二紙寫官符上天。口舌入地。顛倒貼于壁間。亦皆無據。端五諺詞云。從前浪蕩休整理。釘赤口防猜忌。而今魔難管全無。一似粽兒黏膩。

蕙畝拾英集。鄱陽一護戎。失其姓。厥女極有詞藻。太守以端五泛舟。雅聞其風韻。因遣人求詞。女走筆成望海潮以授使者云。雲收飛脚。日祛怒暑。新蟬高柳鳴時。蘭佩紫囊。蒲抽碧劍。吳絲兩腕雙垂。聞道五陵兒。蛟龍吼波面衝碎琉璃。畫鼓聲中。錦標爭處颺紅旂。使君冠蓋追。正霞翻酒浪。翠斂歌眉。扇動水風生玉宇。微涼透入單衣。日暮楚天低。金蛇掣電。漾千頃霜溪。宴罷休燃寶蠟。憑月照人歸。

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陳后山七夕詩云。上界紛紛足官府。也容河鼓過天孫。陳簡齋詩云。天女之孫擅天巧。經緯星宿超庸庸。武夷詹克愛詞云。天孫親織雲錦。一笑下河西。寶月詞云。遙照天孫離別後。一宵歡會。暫停機杼。

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沈休文七夕詩云。牽牛西北向。織女東南顧。歐陽公七夕詞云。河漢無言西北盼。星娥有恨東南遠。

歲時雜記。七月六日有雨。謂之洗車雨。七日雨則云灑淚雨。張子野七夕詞云。洗車昏雨過。缺月雲中墮。仲殊詞云。疎雨洗雲輅。望極銀河影裏。杜牧之有七夕戲作云。雲階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最恨明朝洗車雨。不教回脚渡天河。張天覺歌云。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竭。詹克愛詞云。空將別淚。灑作人間雨。黃山谷詞云。暫時別淚。作人間曉雨。

風土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海錄碎事云。鵲一名神女。七月填河成橋。李白七夕詩云。寂然

香滅後。鵲散渡橋空。張天覺歌云。靈官召集役神鵲。直渡銀河橫作橋。又東坡七夕詞云。喜鵲橋成催鳳駕。天爲催遲。乞與新涼夜。又古詩云。參差烏鵲橋。又歐陽公詞云。鵲迎橋路接天津。夾岸星榆點綴。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庾肩吾七夕詩云。寄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歐陽公詞云。烏鵲填河仙浪淺。雲輶早在星橋畔。晏元獻公七夕詩云。雲幕無波斗柄移。鵲慵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填河漢。一水還應有盡時。方遠庵七夕詩云。不復雲輶去自留。卻憑飛鵲集中流。

唐六典。中尚署七月七日進七孔金細針。晏叔原七夕詞云。樓上金針穿繡縷。誰管天邊。隔歲分飛苦。又仲殊詞云。玉線金針。千般翠笑。月下人家。

提要錄。梁朝汴京風俗。七夕乞巧有雙眼針。劉孝威七夕穿針詩云。縷亂恐風來。衫輕羞指現。故穿雙眼針。時縫合歡扇。又有雙針故事。劉遵七夕詩云。步月如有意。情來不自禁。向光抽一縷。舉袖弄雙針。張子野詞云。雙針竟引雙絲縷。家家盡道迎牛女。不見渡河時。空聞烏鵲飛。

提要錄。七夕有玄針故事。又有五孔針事。未詳所自。古詩云。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石曼卿七夕詞云。一分素景。千家新月。涼露樓臺遍洗。寶匿深夜結蛛絲。絳五孔金針不寐。

提要錄。世俗七夕取五綵結爲小樓小舫以乞巧。東坡七夕詞云。人生何處不見嬉。乞與朱樓綵舫。山谷

詞云。朱樓綵舫。浮瓜沉李。報答風光有慶。

張茂先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心竊異之。候其復來。乃賣一年糧乘之。十餘日。猶見日月星風。自後茫然。亦不覺晝夜。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盛。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矣。不及登岸。復乘槎還家。徑入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計其年月日。正此人到天河也。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直謂張騫乘槎。宗懷不知何據。趙璘因話錄亦嘗辨此事。杜甫詩云。乘槎斷消息。無處問張騫。又查上似張騫。似亦誤也。東坡七夕詞云。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濤蕩漾。與君各賦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又詩云。豈如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山谷詞云。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頭翁。共一訪癡牛驂女。

總仙記。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一云吹簫作鳳凰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子喬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秋山冷露沾君衣。李太白鳳笙歌云。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殮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

道因鼓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司馬溫公緱山引云。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唯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花空自開。東坡七夕詞云。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風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欲去。又詩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按寰宇記。緱山在明州。其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題緱山王子晉祠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

本事詞。李丞相伯紀退居三山。寓居東報國寺。門下多文士從遊。中秋夜讌。座上命何大圭賦水調歌頭云。今夕出佳月。銀漢瀉高寒。風纏雲捲。轉覺天陞玉樓寬。疑是金華仙子。又喜經年藥就。傾出玉團圓。收拾江河影。都向鏡中蟠。橫霜笛。吹明影。到中天。要令四海。瞻望千古此輪安。何歲何年無月。唯有謫仙著語。高絕不能攀。我欲喚空起。雲海路漫漫。後有賞月亭。名雲海。

古樂府有嫦娥怨之曲。注云。漢人因中秋無月而度此曲。所謂嫦娥者。蓋指月中姮娥也。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風簾淅淅漏銀雲。一半秋光此夕分。天爲素娥嬌怨苦。故教西北起浮雲。又前輩嘗有中秋詞云。喚起嬌娥。撩雲撥霧。駕出一輪玉。後人傳寫之訛。遂以嫦娥爲姮娥。殊失從來作者之本意也。

復雅歌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孤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

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詞乃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懽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懷子由。時丙辰熙寧九年也。元豐七年。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復雅歌詞。宣和間。万俟雅言中秋應制。作明月照高樓慢云。平分素商。四垂翠幕。斜界銀潢。潏氣通建章。正煙澄練色。露洗水光。明映波融太液。影隨簾挂披香。樓觀壯麗附霽雲。耀紺碧相望。宮粧。千三從赫黃。萬年世代。一部笙簧。夜宴花漏長。乍鶯歌斷續。燕舞回翔。玉座頰燃絳蜡。素娥重按霓裳。還是共唱御製詞。送御觴。

古今詞話。月到中秋偏瑩。乍團圓。早欺我孤影。穿簾共透幕來尋。趁鈞起牕兒裏面。故把燈兒撲燼。看盡古今歌詠。狀玉盤又擬金餅。誰花言巧語胡斷脛。我只道爾是照人孤眠。惱殺人。舊都名業鏡。野人曰。此詞極有才調。巧於遊戲也。但不知在地獄對著業鏡。有甚情綴詞。予以爲野人所謂在地獄對著業鏡。然業鏡不必在地獄中也。凡人對鏡有不稱意。不撲鏡而歎曰業鏡也。中秋夜月。照人孤眠。稱爲業鏡。以狀景寫意及於此也。野人之言。其責太過耳。

詞林逸響述要

龍沐勛

中國歌詞之體製。恆隨樂制爲推移。予於所著中國韻文史及中國文學概論。已屢申其旨矣。一代有一代之樂章。物窮則變。亦事理所必然。居今日而言創作新體歌詞。欲求其吻合國情。而又不違反文學進展之程序。則捨精研中西樂理。而又明於詞曲遞嬗之故。其道莫由。明王驥德曲律雜論云。「詩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清焦循劇說引谿山餘話云。「歌詞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一曲分南北。雖緣所用音樂之不同。而歌詞情調。亦遂因之而異。然尋源反本。則皆出於唐宋以來之長短句歌詞。人無異說。惟後來者益近自然耳。南北曲有小令、套數、雜劇、傳奇之分。而小令、套數。總稱散曲。於詞體爲尤近。承先啓後。此殆爲一大轉關乎。散曲創始於金元。而大盛於有明一代。傳唱之廣。與作者之多。不亞於唐人之詩。五代北宋人之詞。然自崑劇式微。曲與詞俱不入樂。詩人餘事。極其致於填詞而止。其染指於元明散曲者。百無一二焉。元明散曲之遺製。亦遂湮沒不彰。墜緒莫繇。深爲可歎。有清末葉。一時名輩如王半塘（鵬運）、朱彊邨（孝臧）諸先生。對於宋元詞集。網羅放佚。從事校刊。一代樂章。燦然大備。獨於此直接詞統。變其貌而存其神之散曲。尠能留意及之。直至最近二十年間。武進董

經經（康）先生開風氣於前。長洲吳瞿安（梅）先生揚流波於後。吾友任中敏（訥）、盧冀野（前）、承吳氏之學。相率從事於元明散曲之搜訪與校刊。中敏有散曲叢刊。（中華書局出版）冀野有飲虹縹所刻曲。（南京姜文卿刻書處刊本）隱然與王刻四印齋詞。朱刻彊邨叢書。並為研究詞曲者之寶筏焉。自是海內學人。稍稍留心於此。善本日出。讀者日多。所有元明散曲之總集。如陽春白雪、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梨園按試樂府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豔、太霞新奏等。咸見重刊。其他世不經見之書。方日出而未已。詞曲一系之製作。既於沈霾數百年後。重顯於世。吾知他日有志於創作新體樂歌者。於此多獲借鏡之資。遺貌取神。必有契合於自然之妙境者。因革損益。推陳出新。惟在作者之筆力。善於鎔冶驅使之耳。

予數年前。曾於滬上某書坊。見有天啓原刊詞林逸響。朱墨套印。鐫刻之精。歎為明人曲集中所罕見。肆主方從事影寫。且索值甚昂。力不能致。久亦澹然忘之矣。去冬忽於金陵保文堂書肆。見此影鈔。恍然如遇故人。亟攜歸檢視。則所選多為明人所製散套。惜篋藏元明散曲總集。悉存滬寓。無由一加比勘。而其書為世所罕見。則可斷言也。全集分風花二卷。題吳趨仰拙許字校點。卷首有天啓癸亥中秋日勾吳愚谷老人題詞。略云。一詞盛於宋。藝林之雅韻堪誇。曲肇於元。手腕之巧思欲絕。至我明而名公逸士。嗽芳插潤之餘。雜劇傳奇。種種青出古人之藍。而稱創獲。其所為時曲者。不徵事實。獨肖神情。

壯士口而徘徊。幽人聞之墮淚。蓋一代之聲歌。真有往來於千百年者。卽或不比於風騷。而詩律詞闋之變。能盡收於此。自王公貴游。以逮街塗巷陌之黃髮白豎。無不習也。南北中原。言語不通者。而音通焉。又云。「吳之聲柔。柔則疾徐高下。喉舌方開。齒口卽應。腔定板。板歸腔。口來所推曲中祭酒。皆吳之人也。」於此足徵散曲在明代流行之盛。此書亦專爲吳人之習曲者而輯。故卷首特附凡例五則。又曲中聲律說明云。「左旁字音。口閉口。△鼻音。○撮口。右旁點板。、迎頭。┌腰板。一絕板。」又崑腔原始十七則。有關於曲詞之歌法者甚大。惜瞿翁下世。任盧諸友。亦各轉徙他方。無由共相研討耳。

本編之價值。可就音樂與文藝兩方面言之。予於崑腔。雖經瞿翁之誘勸。頗有心於肄習。而人事牽率。茲願莫從。至今引爲大憾。本編所列崑腔原始。似未見於他書。爰備錄之。以供研唱崑曲者之參攷焉。其文如下。

崑腔原始

按元魏良輔。崑山州人。警而慧。以師曠自期。先爲絲竹之音。巧絕一世。旣則定曲腔點板。發古人未有之心思。海內思之。度曲必稱崑腔者。不忘其所自始也。相傳有曲律。吳人咸誦習焉。如海鹽弋陽四平。皆奴隸矣。謹述如左。

一、曲必擇聲。沙喉響潤。發於丹田。方能耐久。若起口拗劣。尖粗沈鬱。非其質料矣。費力奚爲。

一、學曲先引發其聲響。次辨別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調。不可混雜強記。以亂規格。如學集賢賓。只唱集賢賓。學桂枝香。只唱桂枝香。久久成熟。移宮換呂。自然貫串。

一、五音以四聲爲主。四聲既得其宜。則五音自正。平上去入。務爲考究。若苟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繞梁。終不入殼。其或上聲扭做平。去聲混作入。交付不明。終落野狐。不成證果。

一、唱生曲。貴在虛心玩味。如長腔雖要流活。不可太長。短腔固期簡捷。卻忌太短。至過腔接字。乃曲音之關鎖。其遲速不同。須穩重嚴肅。方無佻軼之病。

一、拍過曲之餘。全在板眼分明。蓋迎頭板隨字而下。徹板隨腔而下。絕板腔盡而下。如迎頭輒打徹板。絕板混連下一字迎頭者。皆不調平仄之故也。請急着眼。

一、唱曲須分出曲名理趣。宋元人自有體式。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驟。針線箱、黃鸞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雲高、念奴嬌序、刷子序、要抑揚。撲燈蛾、紅繡鞋、麻婆子。雖疾而無腔。然而板眼自明。妙在下得勻淨。

一、雙疊字、上兩字接上腔。下兩字稍離下腔。如字字錦、思思想想、心心念念。又如素帶兒、他生得齊齊整整、裊裊停停之類。至單疊字比雙疊字不同。全在頓挫輕便。如尾犯序一旦冷清清之類。要

抑揚。此中意味。非演繹不得。

一、清唱、俗云冷板攪。不比登場演劇。藉金鼓以藏拙。全要閒雅整肅。清俊溫潤。其有專磨腔調。而板眼全疎。又有專事板眼。而腔調未審。二者交病。惟兩工迺爲上乘。或面目紅赤。喉間筋露。搖首頓足。起立不常。則賤矣。曲雖工。亦奚以爲。

一、北曲遒勁。以絃索傳之。南曲宛轉。以鼓板按之。猶規矩之於方圓。其相資一也。故唱北曲而精於呆骨朵、村里迓鼓、胡十八。南曲而精於二郎神、香羅滿、集賢賓、鶯啼序。如打破重關。頭頭是道。

一、北曲字多調促。促處見筋。故詞情多而聲情少。南曲字少調緩。緩處見眼。故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索。宜和歌。其氣忌粗。南力在磨調。宜獨奏。其氣忌弱。若以絃索唱作磨調。南曲配入絃索。則方員柄鑿之不相入。曲之魔矣。

一、曲有三絕。字清爲一絕。腔純爲二絕。板正爲三絕。

一、曲有兩不雜。南曲不雜北腔。北曲不雜南字。

一、曲有五不可。高不可。低不可。重不可。輕不可。自做主張不可。

一、曲有五難。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低難。轉收入鼻音難。

一、曲有兩不辨。不知音者不與辨。不好者不與辨。

一、聽曲不許一人喧譁。聆其吐字板眼過腔。始辨工拙。而喉音清亮。未足誇奇。必矩度既正。功由熟生。天地工力。斯爲兩到。

一、絲竹管絃。原與聲諧。故音律自有正調。簫管以尺工儷詞曲。猶琴之勾剔以度詩歌也。倘不知探討深微。強相應和。以音之高低湊曲。淆亂正聲。徒爲聒耳。陳可琴云。簫有九不吹。不入調。非作家。唱不定。音不正。常換調。腔不滿。字不足。成羣唱。人不靜。皆不可吹。會此者可與談曲。

予於論曲之書。見聞殊隘。右之所述。與王驥德曲律偶有相同者。此爲明代吳中相傳之魏氏曲律。言簡而義賅。其爲習崐腔者之矩矱。殆無疑義。吾國音樂之易於散亡。恆由伶工傳習。往往能記其音節。而不能言其義。因是一斷而不可復續。有若宋詞歌法。僅存張炎詞源之上卷。而後人亦多不能解。當此崐腔一線。正在若斷若續之際。安得有心之士。廣搜舊籍。而證以口耳相傳之法式。別撰專書。以延此數百年盛行於中國之樂藝。而爲改進國樂之參攷。是亦區區之所厚望矣。

本編所錄曲詞。風卷有步步嬌(仙呂入雙調)、刷子序犯(正宮調)、小桃紅(越調)、小措大(過曲)、白練序(正宮調)、二郎神(商調)、曉行序(仙呂入雙調)、畫眉序(黃鍾調)、畫眉序犯(黃鍾入雙調)、畫眉畫錦(黃鍾入雙調)、黑麻序(仙呂入雙調)、絳都春序(黃鍾調)、八聲甘州(仙呂調)

、普天樂（正宮調）、瓦盆兒（中呂調）、宜春令（南呂調）、鶯啼序（商調）、桂枝香（仙呂調）、字字錦（商調）、香徧滿（南呂調）、綿搭絮（越調）、月雲高（仙呂）等二十二曲。作者爲鄭虛舟、陳大聲、劉東生、康對山、唐伯虎、文衡山、錢鶴灘、梁伯龍、王雅宜、吳無咎、楊升菴、羅欽順、顧木齋、高東嘉、沈青門、吳載伯、俞君宜、杜圻山、楊斗望、王漾（他書作漾）陂、祝枝山、燕仲義、薛（原鈔作薛）常吉、周君建、張伯起、范夫人等二十六人。花卷有泣顏回（中呂調）、榴花泣（中呂調）、好事近（中呂調）、金絡索掛梧桐（商調）、梧桐樹（商調）、梁州新郎（南呂調）、山坡裏羊（商調）、山坡羊（商調）、刷子序（正宮調）、甘州歌（仙呂調）、集賢賓（商調）、香羅帶（南呂調）、懶畫眉（南呂調）、醉扶歸（仙呂調）、黃鶯兒（商調）、啄木兒（黃鍾調）、錦庭樂（正宮調）、九迴腸（過曲）、玉芙蓉（正宮調）、二犯月兒高（仙呂調）、粉蝶兒（中呂調）、二犯桂枝香（仙呂調）、鎖南枝（雙調）、素帶兒（南呂調）、高陽臺（商調）、四時花（商調）、楚江清（南呂調）、六犯清音（過曲）、七犯玲瓏（過曲）、七賢過關（南呂調）、九疑山（南呂調）、十樣景（南呂調）、十二紅（商調）、巫山十二峯（南呂調）、鬧十八（商調）、松下樂（仙呂調）等三十六曲。作者爲高東嘉、陳大聲、唐伯虎、毛蓮石、沈青門、杜圻山、沈甯菴、鄭虛舟、吳載伯、梁伯龍、張伯起、顧道行、王陽明、王雅宜、陳秋碧、（按卽陳大聲）劉東生、張孺彝、康對山、燕仲義、俞君宜、文

衡山、楊夫人、李復初、李日華、陳海樵、顧仲芳、陸包山、梅禹金、楊升菴、祝枝山、楊斗望等三十人。序例有云。「時曲戲曲。世所共豔。選幾相匹。而琵琶爲曲祖。於戲曲獨尊焉。遂當什之二。」故本編所錄。除高東嘉琵琶記爲元人傳奇外。餘並明人所製曲也。序例又云。「南詞雖由北曲而變。然簫管獨與南詞合調。則廣收博采。大半用南。間附北曲之最傳者。」是本編以南詞爲主也。本編所錄曲詞。多爲世不經見之作。其當行作家。爲人所共曉者。茲不具述。至如一代大儒王陽明所製散曲。除南宮詞紀所載雙調步步嬌歸隱一套外。惟本編又見一套。特錄如下。

甘州歌 恬退

歸來未晚。兩扇門兒雖設常關。無禁無絆。直睡到曉日三竿。情知廣寒無桂攀。不如向綠野堂前學種蘭。從人笑。貧似丹。黃金難買此身閒。村莊學。一味懶。清風明月不須錢。從人六句 犯排歌〔前腔〕攜筇傍水邊。歎人生翻覆一似波瀾。不貪不愛。只守着暗中流年。壑鹽歲月。一日一兩餐。茅舍疎籬三四間。田園少。心地寬。從來不會皺眉端。居顏巷。人到罕。閉門終日枕書眠。枕去 聲〔解醒歌〕把黃梁爛炊香飯。任教他恣遊邯鄲。假饒位至三公顯。怎如我。野人間。朝思暮想。人情一似掌樣翻。試聽狂士接輿歌未闌。連雲棧。亂石灘。烟波名利大家難。原鈔誤作雞收馮鉞。築傅版。儘教三箭定天山。朝思八句 犯排歌〔前腔〕嘆浮生總成虛幻。又何須苦自熬煎。今朝快樂今朝宴。明日事。且休管。無心

老翁。一任蓬鬆兩鬢斑。直喫到綠酒牀頭磁甕乾。妻隨唱。子戲斑。弟酬兄勸共團圓。興和廢。長共短。梅花窗外冷相看。〔尾聲〕歎目前機關漢。色聲香味任他瞞。長笑一聲天地寬。

情調筆姿。頗與康對山王泮陵相近。較之歸隱中之一段。一亂紛紛鴉鳴鵲噪。惡狠狠豺狼當道。冗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把山河動搖。一同爲憤世之作。但一則悲心內蘊。一則怒音外激耳。至當時書畫大家。除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並以詞名。婦孺皆知外。餘若王雅宜、陸包山、則文名幾全爲書畫所掩。乃本編所載雅宜散曲。至三套之多。類皆清麗纏綿。極堪把玩。茲錄一套如下。

步步嬌 懷舊

一夜梧桐金風剪。敗葉空廊戰。離愁有萬千。夢入蘭心。芳香不變。目斷碧雲天。把西樓東角閒凭遍。〔忒忒令〕記初見在春風繡筵。又慕遇在夜香深院。花枝嫵娜。似趁風兒顫。人叢裏。信難傳。又誰知。背畫闌把秋波暗轉。〔叢音從〕〔尹令〕自別去心留意眷。再沒處尋萬覓便。誰道渡頭重面。還似舊時迷戀。路整藍橋。肯負前生未了緣。〔品令〕娘行爲何再入武陵源。池亭深處。恰是降飛仙。幽期密訂。去留多腴腆。太湖石畔。只恐怕他人瞧見。帶綰同心。共結東林低樹邊。〔豆葉黃〕夜深沈漏滴銀鎖空聯。挽青鸞翅入重樓。挽青鸞翅入重樓。親受用香溫玉軟。一時繾綣。釵橫鬢

偏。真個是水雲中的鷓鴣。真個是水雲中的鷓鴣。看遺卻花鈿。零落在銀屏錦繡。〔玉交枝〕舞衫歌扇。載卿卿西江畫船。紅衣濕處清波濺。並頭開徹雙蓮。絲絲柳條風渚牽。瀟瀟竹影溪雲淺。擁鴛衾落月未眠。酒初醒猶聞香喘。韻音〔月上海棠〕最可憐。歡娛未了生離怨。這片帆東去。甚日重還。霎時間翠減香消。頃刻裏山長水遠。重罰願。願年年相見。勝是今年。〔江兒水〕江水明於練。秋雲薄似綿。奈扁舟飄忽如飛箭。看牀頭翠被餘香捲。囊中秀髮和愁纏。怕睹社前歸燕。何日重來。還向舊家庭院。〔川撥棹〕詩題絹。淚斑斑成翠蘚。夜迢迢展轉無眠。夜迢迢展轉無眠。洞房虛孤燈慘然。似枯枝泣露蟬。似風花哭杜鵑。〔嘉慶子〕腸斷箜篌第五絃。奈萬事傷心在眼前。總風波條起平川。總風波條起平川。誓把衷心鐵石堅。願頻頻音信傳。莫教人眼望穿。倏音〔尾聲〕歸舟有日還重見。那時節錦堂歡宴。銀燭高燒綉帳懸。

明代女子作家。惟楊升菴夫人。工爲散曲。世所共曉。而本編所錄。除楊夫人外。尙有范夫人。雖家世未詳。而勝場特擅。并錄如次。

綿搭絮春思

薄寒輕悄。紅雨染春條。翠襯香芸。一片烟絲軟蝶嬌。杏花梢。啼鳩鳥。高閒殺鞦韆院落。睡損鮫綃。擔害得悶對芳辰。結思空拈白玉毫。首隻第三。字不用板。〔前腔〕落英鋪繡。景色豔河橋。簾影疎疎。曉日

曠隴映柳梢。鏡花銷。翠黛慵描。盼殺蠟蛸寒遠。離恨天遙。斷送得短歎長吁。三度瓜期折大刀。
〔前腔〕春歸院小。風暖淡雲飄。戶外青山。繚繞吹絲送伯勞。總無聊。都上眉梢。想殺曲江詩酒。
。錦字宮袍。拋閃得粉剩脂殘。腸斷東風爲玉簫。〔前腔〕棲遲荒徼。落月戶梁高。露白中庭。風細雲波竹影拋。聽銅焦。旅雁天遙。愁殺金鞭難拘。寶袜烟消。折倒得望眼將穿。甚日脂車萬里橋。詳其詞意。似其夫亦爲謫戍邊徼者。惟升庵夫人姓黃氏。此稱范夫人之作。料非一人。特不得楊升庵夫婦散曲一檢。以釋此疑問耳。
其他諸人之作。並屬雅音。異時倘有餘閒。當取任盧兩氏叢刊。及世傳明人曲集。詳加比勘。將全書重刻。以饜同好。至本編標題風花二卷。是否全璧。亦不可知。所冀海內藏家。有以益我。姑爲撮要書此。以引起學者之注意云。

忍寒漫錄

籀公

大厂居士。病中曾爲予作衰柳殘荷立幅。淡墨留痕。極凋疎之致。并題浣溪沙詞云。多難誰從證此秋。新涼能病悟真愁。肯扶幽怨共登樓。慘絲儘交流夢去。香紅猶帶夕陽收。近池塘處笑輕瀟。蓋絕筆也。

入蜀驛程記續

階青俞陸雲

二十八日晨起西行。絲雨灑空。嫩涼如水。出鎮後左眺平陸。前指秦關。夾道柿林。吟風策策。蒲之民造酒醋皆以柿也。山氣冥濛。若被煙綃霧縠。十里薛家岩。雲開縷縷。騰青眩紫。山態益佳。七里楊韓鎮。略有市場。二十三里上源頭。地產鹽。亦稱蒲灘。十五里匱河鎮。恐渡河淹滯。一飯卽行。踰土山數重。十里北極宮。五里風陵渡。風后所葬。或曰女媧墳。對岸潼關睥睨。橫截山腰。山峯雄深特健。若壯士聯臂。當門虎踞。放船剪溜而西。彌望皆山。上流天水混茫。濁流慄疾。舟本直指潼關。爲急溜所掣。抵岸已在下流七里。行河南閿鄉縣境五里。由第一關門。登山而入。城壁嚴固。騎士雲屯。向見百雉巍峨。入關仍是坦途。有升無降。蓋神明積高之壤也。市廛皆有木檐。深丈餘以蔽風雨。售醬菜甚佳。自平定州至此。凡行山西境一千四百二十里。夜有狼入室。羣起逐之。地近大山。屢有狼虎患。官吏方出示捕獵。行七十五里。

二十九日出關。十里過四知坊。見漢太尉楊震墓碑。祠宇在路北數十步外。循土山行。經三河口。河涓涓三水合流處。回眺猶見黃河。流民三五。就河干淤處。結草屋而居。二十里陽化鋪。土山行盡。始見太華山。雲鎖峯腰。如蓬壺莫卽。五里宿太華鎮。驛館與嶽廟毗連。廟中碑石林立。周漢唐宋之松柏猶存。或苑或枯。大者二三圍。或四五圍。虬繞龍盤。凝然古色。幾閱蟲沙戰劫矣。最著稱者。老子繫青

牛柏。有明代青牛老樹碑。柏已全枯。輪圍高三丈許。堅同鐵石。院中有蓐收坊。放生池。露凝仙掌碑。殿後爲萬壽閣。回匪亂後。左文襄公重建之。傑構三層。累梯而上。倚檻四顧。風急天低。西北河渭雙流。依微若帶。東北首陽中條諸山。若與闌干平。南對華山。濃雲羃頂。偶從雲隙見東峯。宋藝祖與陳希夷賭棋處。稱賭棋峯。有瀑布三折。瀉自蓮花峯。遠望見白痕破空青而下。西南數十里外。山轉處。隱隱見華陰縣。飯罷。華陰令劉友石來。導游玉泉院。向山樊而進。萬疊雲光。飛騰雜遝。略見西峯。卽韓昌黎投書別家人處。中峯終不得見。仰眺天心。從雲裂處現青螺一點。行益近。山益高。在萬壽閣所見培塿平巒。擁護山根者。至此皆崢嶸百仞。寇萊公詩。止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禹域之內。惟華峯峻極。爲五嶽冠。路經雲臺觀。方池一泓。旁有古柏。度亦千載物。登坡至玉泉院。修廊宛宛。池閣重重。清泉噴注。恍萬玉爭鳴。汲泉淪茗。味清而腴。石洞中陳希夷睡像。臥石榻上。長可盈丈。泗濱浮石所製。叩之聲鏗然。門前見大河。一片黃雲。與天光相晃漾。庭中無憂樹數株。歷歲千百。狀若藤蘿無數。碎合而成。梁棟無取。斧斤不加。轉以擁腫不材。長享名山甲子。頗合蒙莊木雁之喻。購墨竹三枝。攜歸奉祖庭作杖。萬年松生石隙。高纔數寸。蒼翠歷久不枯。得水卽活。亦取得數本。院當山澗之衝。屢受水患。澗旁巨石磊磊。歷年隨水而下。想見水力悍猛。松鼠山鵲。滿院嬉翔。最近之峯作濃綠色。稍遠爲西峯。條條若解索縶。山僧云。引水灌田。略堪自給。巖居息影。備領四時之景。夏逢

急雨。四山雲氣驟合。若萬馬騰馳。江河噴湧。頃刻彌漫數百里。殊爲偉觀。坐久之。雲深欲暝。高寒逼人。遂挈茗而歸。途中多異草。枸杞徧地結紅實。食之頗甘。輿中覓句甫成。已抵驛舍。是日因游覽。僅行三十里。

三十日拂曉陰霾四合。方概看山緣淺。乃行不數武。雲翳驟豁。三峯迎面而出。奇峭插天。中峯尤奇。洵若蓮花一簇。亭亭立雲表。殆創世真靈。以摩天巨刃。四削成方。復中劈之。成此壯觀。仙掌作黃色。一指微屈。深印石壁上。作擎雲勢。晴日射之。采色殷紅。尤爲偉麗。諸峯拱揖其下。以數百計。心神怡曠。凝盼不置。五里華陰縣。三十里敷水鎮。爲羅敷故居。食於華州。州城毀於回匪。外城荒落。半作民田。門榜題曰少華名邦。路折而西。太華隱而少華出。二十五里赤水鎮茶尖。浦樹林陰。有江鄉之致。籠燭前行。聞渭河崩岸。聲震若雷。二十五里抵渭南縣。時已亥正。自出太華鎮。垂楊夾路。閒以稻隴。柿林青青不斷。渭南縣近水。產米尤佳。行一百十里。

七月朔日出西門。登萬里橋。潛水出其下。填土通車。旁無石欄。與燕晉異製。店門率以紅紙書西望瑤池等字。經一店有石柱二。刻石人於上。冠高冠。騎異獸。含笑向人。狀頗駭觀。肆中神木之墩。西鳳之酒。潞州之鹽。各縣皆然。乃土產之精者。惜交通不便。無由致遠耳。南見土阜。卽昔之豐原。行三十里升坡。北望渭水滔滔。貫平原而下。五里至臨口尖。南望藍田諸山。隱現蒼靄中。經新豐鎮。題曰

三輔名邦。市聲嘖郁。他鎮無此繁庶。鐵行公所門外植鐵竿。雕製絕精。二竿已毀其一。十里登土坡。有鴻門坂焚書堆漢文帝令慎夫人鼓瑟處諸遺蹟。煙雨合沓中。過客忽忽。無緣訪覽。道中新柿尙青。皆方形。蟲聲盈野。知關中秋早也。宿臨潼縣。縣枕驪山麓。想見秦漢盛時。遍山樓閣。歌舞太平之樂。唐明皇時植花木如綉。亦名綉嶺。今則斷瓦難尋。但有蒼苔芳草。蒙崖絡石。供寒蟲憑弔耳。驛館新加修葺。池閣幽秀。枕上仰見驪山。濃翠映几席間。華清池在其旁。疊石成方池。坐石級上試浴。水清而奇溫。沁體融暢。浴罷憑闌啜茗。颯然神爽。池水卽華清一脈。溫氣上蒸。長日如煙如絮。時適驪山雲起。與水氣融合。盪成一片空濛。池中徑寸細魚。結隊戲波。如游明鏡中。直視無礙。不解溫泉何以宜魚也。池旁雜蒔卉木。以地氣恆煖。紅紫繁開。勝境留人。不覺流連至晚。山上有驪山老母祠。吾祖證爲邑姜。文載春在堂集中。惜雨中未能一訪。行四十五里。

初二日雨中行。二十里過灊橋。長亘數百步。密排石柱。皆作圓形。拂波垂柳數行。黯然秋色。經幾許遷客離人。攀條惆悵。十里灃橋。題曰長樂要津。二華與終南山。皆爲雲掩。發臨潼後。見土阜平如一線。道中屢經土阜。無此齊截。漢唐城址。較今省城廣數十里。疑是舊城之基。以人力修者。十里抵西安省城。入東門。經滿營。街衢泥濘。與北京相似。有石砌甬道。高窪不平。西陲名會。而氣象索寞。至鼓樓街。貿易稍盛。銀樓與藥店爲多。抵驛已西正。泥淖滯程。輿夫茶疲。改用長班。送至川境廣元。

縣。每人日給銀五錢。是日行四十里。

初三日休息一日。整治行裝。于役二千里。車殆馬煩矣。上祖庭書。託樊雲門廉訪寄蘇。時官陝者。升中丞允。夏方伯皆也。兩窗岑寂。以道中所見衆山。作五言古一首。樊廉訪以所著樊山詩文集見贈。

初四日發粉巷。由南廣濟街撫署前縣署前。出西郭門。雉堞三重。規制雄固。路側明代馮恭定祠。旁建少墟書院東西齋。城外經大營。地勢平廣。秦俗綽袴之式。石柱去地僅二尺許。而榱桷頗精。屋瓦似南方。遠望若有仰無俯。市中多棒烟。以鴉片捲紙成條。貧者食之。城外大秦寺。毀於回匪。石坊尙存。景教流行中土。此其初祖。二十里尖三河鎮。陂原莽衍中。高阜隆起。如聯珠。如覆釜。皆前朝之墓。秦爲古帝王州。陵冢相望。沈沈黃壤。固不分聖愚貴賤而悉納之也。道左有鐘懸樹上。燕齊秦晉間。村聚往往懸鐘。爲守望之用。二十里通天臺故址。七里豐橋。題柱有西出陽關第一橋句。豐水出其下。澄瀾瀉碧。散沫浮珠。所涉北地諸川。此爲最清。三里撐舟涉渭。水不深而廣。隔河烟樹茸茸若簇。二刻許由沙灘入咸陽縣城。驛舍在大石坊下。市屋皆有樓。有店題楊曰此有德。宏麗爲一市之魁。茶罷卽行。二十五里唐王跑馬泉。池作半月形。乘炬行二十五里。宿興平縣。漢武帝茂陵在焉。終南山爲秦中大阻。翔龍千里。走宛洛東西。其北則陸海茫茫。漢陂三關樊川二曲之蹟咸在。文武成康之陵。尤近在咸陽。未暇游觀。僅高山嚮往耳。行一百里。

初五日行平坡三十里至馬嵬鎮。鎮中古槐一株。云是唐元宗手植。以所見漢唐槐柏擬之。殆千載靈根。路北楊太真祠。小殿三楹。流塵深鎖。楣上懸月冷瓊環額。吳清卿中丞所書。許仙屏河督爲葺祠屋。題曰莫問華清。刻詩滿壁。以王漁洋舉秋帆爲最佳。墓在祠後。秋帆尙書曾修之。書碑曰唐元宗貴妃楊氏之墓。一坏故土。野花生其巔。哀豔向人。旁有枯井。爲太真投鏡處。俗云墓上之土。婦人醜面最宜。頻年撮取。高下不平。相傳七夕有白氣英英出塚上。豈星河密誓。此恨無盡期耶。十五里尖扶風鎮。午後輿中睡醒。已行三十餘里。漸見太白諸山。南爲五將山。苻堅覆亡處。雨雹驟至。歷刻許卽晴。望終南山畔。雨脚隨雲。尙蓬蓬垂地。過蘇子卿墳。踰土坡。涉漆水。見武功城郭。環抱周原。下臨漆水。宛如門戶。山城風景。勝井陘靈石諸縣。入城古木夾道。嘉蔭靄然。市以巨石盤鋪地。居人皆布衣潔淨。縣官贈邑志一冊。明康對山所撰。志書中推名作。縣爲后稷封地。姜嫄后稷之廟。距縣署里許。今之武功。漢書稱穰。今之郿縣。古之武功也。行九十里。

初六日曉日烘晴。初御薄棉。出城經康對山墓。十里明馬文簡墓。均有碑。驛路迤高。南則終南敦物。北則梁山岐山。若黛眉對拂。沿路多粉紅花。狀若盤。俗稱盤花。瓣中有絲。又名網花。自京至此。隨處皆生。越嶺食於扶風縣。蘇蕙織錦坊在城內。漳水抱城而流。僅有尺波。南爲飛鳳山。三班曹大家祠。伏波祠蘇詩亭在焉。縣城倚山。樓閣岩亭若畫。宜坡公有遠望可愛之詠。驛舍枯桑一株。古幹新條。殆

數百年物。出城卽登山。太白山相距百里。絕頂積雪終年不銷。行十五里。經班孟堅祠墓。在平野中。繚以短垣。三十里尖益店。二十二里。道左見五丈原碑。夕陽紅處。遠岫層層環合。漸近陳倉道。秉燭行八里。宿岐山縣。有周公祠。太公召公合祀。食於扶風時。見坊曰西通隴蜀。曩年在沂州。題淮徐在望。在直隸題趙北燕南。在山西題秦晉要路。四見路表。蓋身經萬里矣。行一百二十里。

初日七發扶風。經縣署。題曰西伯舊治。宋郭二姓。門榜科名。冠於本邑。出城見岐山。青壓女牆。作畫中荷葉皺。濯然無艸木。王氣所在。山亦傳名。二十里食於橫水鎮。在燒鍋店內。酒漉二。大可數圍。柱懸聯云。勸君更進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出鎮經杜水。細流澆澆而鳴。三十里抵鳳翔府。東郭市廛最盛。遭回匪亂。衰減大半。由石道入城。擬游東湖。訪坡公遺迹。縣令來久談。遂不果。城爲李茂貞所築。秦穆公墓在城內。尙有蹤迹。東關外弄玉吹簫臺。僅餘片壤。是日所行皆平原。凡五十里。初八日出鳳翔南郭。自潼關至此。驛道折而南。漸近陳倉山色。浪疊波軒。雄障秦蜀。雞峯尤奇。簇簇若浮圖巖立。約二十餘峯攢結而成。輿夫云。峯下有廟。廟有鐵雞。殆亦雄王雌霸之祥。北望甘涼。羣岫參差沒雲際。三十里連村。有小廟建於道光四年。村女有么姓者。助贊成之。二十里渡汧水。凡四涉之。拾澗中五色石數十枚。所經皆平原。尙見窰洞。與晉俗同。自西安以來。貞孝德行路碑甚衆。民風敦美之徵。碉堡漸稀。皆築土爲垣。比年苦旱。今秋甘澍普霑。良苗有懷新之態。十里尖底店。見祁文

端書聯云。使有菽粟如水火。先知稼穡之艱難。頗合此鄉祈穀之意。汧水繞山樊入渭。與汾河風景相似。惟白楊蕭蕭。瘦如削筍。他處所無。少陵詩兩行秦樹直。實肖其狀。午後涉金陵水。緣高坡三十里抵寶雞縣城。倚岡帶川。秀偉特異。城中皆土道。轍迹甚淺。知平原將盡矣。驛館後院。高峯卓峙。從牆頭仰眺。廬舍行人。歷歷高踰寸許。庭樹棲一山鳥。尖喙銳尾。紅腹黑翅。翅有白章。夜坐招涼。聞鄰婦淒啼聲。行九十里。

初九日發寶雞南門。城跨半山。北高而南下。睥睨百尺。僅與街平。城外卽渭河。磻溪在其上。濁流東去。至此始漸縱。順溜放舟。刻許達南岸。沙灘低滑。雜以淺流。三里涉清澗。受煎茶坪諸水入渭。自澗而南。芳草覆徑。飛泉灑秋。半壁西南。此後遂無轍迹。時見樵童青笠。拾草岩腰。村女紅衫。鳴砧水次。攜鎗之獵戶。負筐之販夫。衣紅褶魯衣之西藏人。絡繹於途。村民架木爲岸。橫跨溪上。設水碓以舂米麥。白雪羣飛。晴雷互答。擅山村幽勝之致。十五里益門鎮。十里軍陽鎮。巒翠四合。爲入北棧之始。卽連雲棧。十里大散關。俗稱二里關。路爲道光初年修治。馬迹蛛絲。巖雲根而直上。甘涼岐雍。競此一門。關門已毀。石壁刻陝南天險四大字。有小廟祀神。額曰佑我征途。尖於觀音堂。自此攀躋益峻。十五里登煎茶坪。漢高祖兵出故道。駐馬於此。東水入渭。西水入嘉陵江。爲秦蜀之分水嶺。拂苔石小坐。太白秦嶺。近承眉睫。山人製小木盒求售。購其一以爲記念。下坪行數里。有石壁嵌佛庵。

山勢稍開。水皆西去。過東橋鎮。支木臨溪。參差入竇。兩岸懸繩。水漲時行人阻斷。備傳書之用。稱爲溜筒。肌壯者或援繩斜滑而渡。過周家莊。巨柳初遭雷劈。斷枝梗路。焦皮黝然。宿黃牛驛。朱吳涪王。以神臂弓。大敗金人於此。盡日山景絕清。百草千花。翠輝粉蝶。掩映於萬綠中。太行中條山不及也。行一百里。

初十日出堡。經大蘭河。合甘肅階文諸川入大江。卽嘉陵江。鳳縣東南諸水。則入沔漢。途經石碓。修治較平。數里輒有村落。古木上蔭。寒瀨下鳴。四十里草涼驛午尖。唐元宗駐蹕之處。出街口卽閻王碓。九子溝。十五里五星臺。十五里白家店茶尖。屢行彌上。寬約丈餘。已非棧道故蹟。緣山而上。坡路斷處。凌虛架木續之。覆土其上。大蘭河至此。受水漸多。喧鳴足底。十五里石門關。五里金沙灣。漸就夷坦。十五里宿鳳縣。夙以酒手柳三絕著稱。地產金絲柳。紅袖當爐。青旂拂水。風韻獨絕。唐張果棲隱碑。半沒土中。產參稱鳳黨參。有斤許一支者。縣令仇繼恆前輩來。贈縣志一部。行一百五里。十一日仇前輩來送行。至西關外別去。地有鳳泉碑。繞城南卽登鳳嶺。高二十五里。行十五里至烟筒溝。仰望天半山隙中。關門呀然。攀陟良久。始達南天門。康熙年間賈中丞以烈火煨石。闢路稍廣。張詩船中丞題曰。去天尺五。旁有吳涪王祠。天風浩然。御重棉不煖。前見雲際羣山。至此若撫其頂。諺云。秦嶺不及鳳嶺腰。洵然也。下嶺十五里心紅鋪。卽觀音碓。石色倚霄。雲根插水。摩崖書幽奇麗三字。

良確。十五里尖三叉路。十里留鳳關。卽廢邱關。居民頂下多生瘰。殆山氣所致。由木橋而上。橋畔巨柳大十餘抱。有項羽封章卽處碑。十里南灣。步行五里許。山雄水逸。緩步忘疲。是日至愜賞者。一爲鳳嶺北峯。峯頂有巨石拔空竝立。與主峯相距若劈。復橫截之。斷痕甚深。一若神人從空際移置。一爲南天門外之鳳皇窩。峯頭尖銳如針。相傳岐鳳南飛。至此小集。稍下爲鳳窩。石穴深廣各數丈。隔山望之。圓如滿月。一爲南灣之山。在野羊河畔。山皆犀利露骨。片片截斷。層層堆積。如碎甌。如乾柴。忘其爲石。遠視則大斧劈斲。猶狀可怖。石性絕不黏連。隨手取小者數片。叩之鏗然。諦審之似含煤鐵等質。步行留覽。深歎造物之奇。一爲山花。五色咸備。尤以野棉花爲最。漫崖遍壑。如萬本秋海棠。紅豔與翠巒相耀也。行九十里。

十二日冒雨曉行。五里連雲寺。有碑曰對面古陳倉。南望一徑深窈。林箐靡窮。森然豺虎之鄉。自褒谷道蕩平以後。斜谷陳倉兩道。行人絕少。陰平道遠在階文。更爲僻阻。二十五里經小橋。至松林鎮。四面危峯。白雲出其頂。直與天通。遇秋試舉子。轎式頗似杭州。販鴉片者盛以竹篋。沿道不絕。十里柴關。入棧後。煎茶坪、南天門、柴關。山勢凡三合。山幹合則水源分。地學當然之理。逾關之水爲野羊河。昔之太山老林。今漸平坦。村落楚楚。種蜀黍滿岡。俗稱包穀。十里尖廟台子留侯廟中。爲留侯辟穀處。書樓三層傑出。千岩萬木。迴巧獻美於闌前。有拜石亭。懸楊果勇侯聯。全山皆白石結成。朗朗

如玉山。亭亦白石琢成。瓊臺瑤圃。疑在人間。紫柏山在其後。幽深多靈迹。道書稱第三洞天。當太白之陰。終南之尾。蟠冢之跗。宜有仙真翔泊。推北棧名山之冠。羽士萊賓。知書好客。院中翠竹千竿。雜花百本。白鶴花尤盛。香滿一樓。凌霄花數株。高出層檐上。紅豔競發。映巒光而益媚。紫柏二株。若枯藤糾結而成。羽士云。山中古柏。此爲僅見。雖下黨參方作白花。流連至日晡始行。四顧奇峯迭出。其結頂處。平者如塔。缺者如鋸。銳者如塔。方者如冠。起伏如波濤。參差如花瓣。數十步之間。蔽虧隱現。姿態百幻。四十五里宿留壩廳。廳治屢受水衝。今跨山爲城。雉堞僅高丈許。繞城流水爲野羊河。行一百里。

十三日發留壩。十里畫眉關。十五里青龍寺。二十里武關。五里鐵佛殿。十里界牌關。十里武曲鋪。五里虎頭關。十五里宿馬道街。此九十里間。山圍益緊。經二十四馬鞍嶺。皆從懸崖上生闢一徑。巨石百十丈。如神魔壯士。向人作傾壓勢。下臨野羊河。合諸澗入褒水。扼於怪石。澎湃噴激。雪舞雲飛。深處則一碧沈沈。時有三兩渡舟。最高之巖稱八十二坎。前後騎從在蒼箐中。僅長尺許。人與溪澗。隨山曲折。如修蛇赴壑。夙設之隘。僅存畫眉關。雖無戍守。尙有居民。青龍寺道中。有紅龍真人碑。距地盈尺。在武關午尖。至野廟閒行。村童數十。挾書朗誦。飯罷乘扁舟。緣繩而渡。水清石出。山上屢見瀑布痕。雨後常有奇觀。過鳳嶺後多蚊蚋。一山之隔。南北氣候頓殊。地產烏骨雞。連日取以入饌。夜

宿馬道街。踏月登鐵索橋。橋以鐵環相續。作巨索百十條。上覆以板。履之琅琅作聲。風過輒蕩動。行至橋心。小立即返。橋下村人。設壇祭面煞魔王。驛館院中。仰見山頂突起一石。如馬南馳。狀頗肖。馬道所以名也。行九十里。

十四日仍繞山溪東南行。十五里仙人溝。十里上橋。又數里踰山梁。斜峭凌虛。方懷垂堂之戒。遇行客馱子十餘迎面來。一線羊腸中。兩無退讓。幾爲所窘。幸擦耳而過。褒水漸深。琉璃一碧。隔岸石磯上。有村人待渡。泛小艇截流而進。饒有江鄉之意。茅屋炊煙。隱隱見絕壁上。不知取徑何從也。凡四十里。經鐵索橋。抵青龍驛。飯後登後山林下。倚石小坐。翠幄陰陰。悄無人迹。傍有無憂樹一株。出驛十里烏龍溝。小廟嵌石壁中。老樹蚪結。根出土外。垂地若長籐。十里褒如鋪。遇峭壁每橫以石闌。防馱馬驚墮。飛流與怪石相抗。浪花怒發。憑闌眩目。自此入觀音碓。勒石題曰。雲棧首險。紫屏百仞。直插沈潭。瀑布條條。映日色成銀練。從虎牙鋸列中。覓一痕鳥道。北棧奇險。無踰此碓。明秀禮刻峯。回秀絕四字。宋荔裳棧道詩已磨滅。十里涉沙河。將登坡處。有五色石長丈餘。寬尺許。稜角方整。盡作波浪紋。中央粉紅色尤麗。半浸水中。惜沈淪邊微。拂賞無人。三里麻坪寺。白樂天夢游慈恩處。更進見將軍石。突踞怒流中。作兜鍪狀。旁爲鄭子真釣臺。高踰十丈。孤峙亭亭。沿坡行至天心橋。題曰梁益襟喉。石純作鐵色。山腰鑿方孔。大小不等。乃棧閣架木之遺迹。過橋卽七盤嶺。里許一折。山愈

蹙。徑愈高。導行者已登木末。僅及雞峯之腰。登關觀鷄頭山。酷肖鷄冠。厚止尺餘。而橫可百丈。凌霄削立。依傍一空。洵造物之奇也。路折而南。至關帝廟。為鷄峯盡處。梁州平野。浮動掌上。倚檻下矚。褒水貫石門而下。漢刻石門二字尙存。石色深紫。俗稱萬笏當門。棧道昔在水濱。自賈中丞修治。乃跨山直達。漢刻玉盆二字在水中。下視僅如點墨。下山數里即褒城。粵匪亂後重修。暮雨沈沈。兩三星火。五百五十里連雲棧。至此始見平陸。解裝息憩。合眼尙雲山飛繞也。行九十五里。

朱樸之主辦

第一流散文半月刊

古今

周黎庵主編

周一紀念特大號要目

散文小品·沖澹雋永

文獻掌故·樸實古茂

人往風微錄	趙叔雍	首宿生涯過廿年	龍沐勛
讀書偶記	樊仲雲	三吳回憶錄	謝剛主
宇宙風與古今	瞿兌之	幽居識小錄	白銜
逸經與古今	謝興堯	吳平齋家訓	周越然
古今與我	紀果庵	異國心影錄	柳雨生
故人故事	汪精衛		
古今一年	朱樸	古今的印象	馮和儀
古今周年贅言	徐一士	古今一年寫作一年	鄭秉珊
借古話今	文載道	古肥今瘦	楊靜齋
論掌故小品	朱劍心	貧賤江頭自浣紗	陶亢德
我與古今	予且	一年來編輯雜記	周黎庵

扶桑笈影湖當年

周佛海

本期刊特價國幣二十元

訂閱全年一百元半年五十元

古今出版發行

上海亞爾培路二號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廣州鳴崧紀念學校植樹。樹多木棉及桂。仲鳴沒於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沒於八月二十二日。適當兩樹花時也。

精衡

兩手把樹枝。兩淚滴樹根。故人不可見。見樹如見人。木棉花殷紅。桂花皎以潔。想見故人心。如火亦如雪。花飛還復開。葉落還復生。有如故人心。萬古常青青。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裏。相愛復相親。故人良未死。樹人望成才。樹木望成林。料理破山河。勿負故人心。故人若歸來。臨風聞此曲。願山益以青。願水益以綠。

春日偶詠

知堂

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市人知。忽然悟徹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餅師。

吳門席上聞吳歌作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來城市作勾留。忽聞一聲擘破玉。漫對明鐙搔白頭。

七夕

烏鵲呼號繞樹飛。天河暗淡小星稀。不須更讀枝巢記。如此秋光已可悲。

一水盈盈不得渡。耕牛立瘦布機停。劇憐下界癡兒女。篤篤香華拜二星。
年年乞巧都成拙。烏鵲填橋事大難。猶是世尊悲憫意。不如市井鬧孟蘭。

次韻答孫叔仁

映庵

此面真非選近緣。沈思百感上毫顛。問年頓訝君今老。談往彌嗟世屢遷。
祇分孤吟行楚澤。坐看一海蹴吳天。荒唐夢事前無古。重落窮城鼓角邊。

題秦岱圖

秦華石戴土。秦岱土戴石。戴土髮葱翠。戴石顛蒼白。今我憶秦岱。縮繪在咫尺。
肩輿蟹行升。履踐帝王迹。自麓及黃峴。夾蔭滿槐柏。林木有分胙。中以瀑橋隔。
仰觀天門下。羣松始層積。上歷九五盤。高寒入空碧。俯聽衆籟鳴。
陰煙補巖隙。峨峨玉皇頂。儼若岸冠幘。一雨霈九州。儻無歇靈釋。

贈張緒先

磊落英姿楚將風。廿年袖手判無功。相看孰信年周甲。所遇雖慳氣自雄。
得一世誰知劇孟。添丁晚復效盧仝。正須辟穀從黃石。豈屑人稱饗鑠翁。

贈王蓮友

窮海相逢已白頭。兵塵歲曆兩悠悠。春風一煦花枝暖。勝日姑爲麴蘖謀。
竹里坐深彈復嘯。蘭亭會近醴

先浮。大年歷數三王輩。書手如君定爲侔。

輓徐積餘觀察

墨巢

五年臥病老隨庵。今日來看只淚含。縱有異書驚海內。可堪往事夢江南。人天從此平千念。名德何曾著一慚。地下楚園如見問。爲言兩鬢亦鬢鬢。

心白行有日矣。作此贈之。

已放池魚戒割鮮。前身桃李尙嫣然。莫疑居士歸來晚。本是人間不是禪。

東坡生日。飲客草堂。得也字。

釋戡

景蘇人萬千。壽蘇詩競寫。可憐錦袍人。百世困撻撻。我懷老益孤。一壑亦聊且。歲寒笠屐圖。坐對又今也。命宮自磨蝸。感歎胡爲者。羣公恣喧呶。我獨效暗啞。涉世本爲口。盡此手中罌。開門雪正飛。歸心逐瘦馬。

癸未人日

野曠風猶勁。溪喧凍已澌。奉先人日返。花滿草堂枝。送老愁兼病。相親卜與醫。壯懷收拾盡。無復事傷時。

早覺

早覺儒冠誤。甯知老不侯。著書成越絕。看劍惜吳鉤。敗局從誰覆。殘羹苦自謀。隣鷄偏作惡。催月向西流。

卽景效楊誠齋體

劍知

遠數栖鴉一樹斜。近看枯葉挂枝柯。風來葉忽紛紛墮。一葉高飛卻是鴉。

吳遊歸途中作

榆生

昨來飽喫石家飯。(木瀆石家飯店。以精肴饌著稱。)醉上靈巖最上層。載取江南好山色。暖風扶夢到金陵。

癸未暮春。與啓无陪知堂老人泛舟玄武湖作。

山影低昂水拍堤。長堤一帶草萋萋。騁懷未悔嬰塵網。狎慣風波是鷗鷺。依然湖面水拖藍。淺綠嫣紅一鏡涵。最是令人忘不得。那回清唱此清潭。(往歲與吳霜厓翁泛舟湖上。翁令門人吹笛。自歌所爲雜劇。望之飄飄然。有出塵之想。)

哀莊呂塵

孝魯

落落知難合。(海藏贈君詩。莊生頗耐寒。意度殊落落。)孤謠掩衆譁。貧緣詩作祟。病以客爲家。推挽嗟何及。憂傷詎有涯。斜陽門巷在。腹痛一迴車。

觀樵居士遠道饋問。賦此奉謝。

鑑資

在莒垂遺訓。飄零底處歸。因人金線壓。玩世壯心違。莫更談鷄黍。相將困蕨薇。殷殷通緩急。春到小園扉。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浣溪沙 蟄雲寄示詩章。用其原韻。譜此答之。

趣園

記否簪裾集趣園。珠塵瑤席勸芳尊。年時殘夢問誰溫。愁讀君詩心欲碎。飽看塵劫眼都昏。感懷餘淚認襟痕。

倚風嬌近 癸未元旦立春。寄懷南北友好。

元日迎春。幾番佳節輕度。歲朝難遇。渾無據。(光緒迄今。已四度矣。)愁對破河山。唱徹大刀環。夢想當年。細數前塵何許。因甚留連。依舊蘇臺紆住。而今風景非故。漫頰椒花佐芳醕。懷人苦。問誰俊約探梅去。

竹馬子 煦園池畔。白梅盛開。(舊作)

公孟

算零粉南朝。幽花獨占。縞衣香沁。似晴池浴罷。婷婷小步。淩波妝靚。漏洩幾點春光。冰肌玉骨。歲寒猶凝。舊夢醒繁華。傍南枝、栩栩蝶魂難定。瘦影橫斜裏。重歌玉樹。酒闌愁聽。雕欄薄暮慵憑。清淺蓬萊休問。萬劫欲話銅仙。翠臺人遠。鉛淚風前迸。冬青共對。月色迷幽徑。

浣溪沙 春日同李釋戡高子雋坐不繫舟。

橋畔波紋鏡面平。柳絲倒影入池青。東風吹解去年冰。不繫浮生渾是寄。沈憂濁世未宜醒。昏鴉猶戀夕佳亭。

賣花聲 寓園杏花三株。爛若紅霞。風雨微宵。零落略盡。感賦此闋。兼邀仲聯同作。

榆生

斜日媚三姝。淺醉誰扶。冰綃剪出費功夫。賺取詞皇多少淚。紅溼春蕪。殘夢五更初。雨驟風疏。玉容啼損柳眉舒。從此人間花不斷。恩怨何如。

臺城路 二月初二。借之碩任戡買棹後湖。至臺城種柳。之碩將乞劍老爲圖。余填此闋。

仲聯

東風占了南朝路。春愁染腥如許。古堞干雲。寒烟籠水。殘柳不堪鈎取。憑誰補樹。算司馬江潭。壯心都逝。猶盼成陰。滿湖空翠上詩句。天涯幾多俊侶。對盈盈一水。雙槳能渡。諜馬前生。藏烏異日。春倍還人休誤。鷗邊爾汝。除寫入丹青。夢痕無據。欲去徘徊。數峯商略雨。

附套曲

五百梅花草堂。在城南大石頭巷。植梅數百株。閒以松竹。亭臺掩映。饒有雅趣。乙丑春。家君宦遊歸來。稅居於此。每值花時。輒招朋爲文酒之會。當世詞人。如吳師瞿安。鄧丈孝先輩。咸有題

咏。顧丈公雄。樊丈少雲等。並爲圖以張之。越五年。屏竟易主。臨去低徊。譜此誌慨。時爲甲戌仲春也。

佩秋

〔仙呂步步嬌〕小築城南多清雅。疑是羅浮下。寒花一望賒。可惜年來。舊家臺榭。冷落只棲鴉。喜相逢小憩詞人駕。

〔醉扶歸〕瘦枝不許蛛絲掛。嫩苞還怕篆烟遮。小亭那角影橫斜。孤標耐得冰霜大。帶着這松風竹影倚窗紗。出落得亭亭玉立神瀟灑。

〔阜羅袍〕紅蕊千枝低亞。問尋詩裙屐。幾輩停車。吹縵玉龍笛聲誇。吟成秀句和冰寫。香溫蝶夢。影浮玉叉。三冬雪厚。二更月華。更虧他妙筆丹青畫。

〔好姐姐〕漫嗟。風流易罷。原也似流光傾瀉。疏影暗香五年消受咱。琴書架。休論冷豔寒芳價。由着春風到別家。

〔尾聲〕從今咫尺天涯也。早過了幾遭兒花開花謝。則留這眼底滄桑向誰話。

扶建梁始興忠武王碑記

仇 琛

金陵爲六朝故都。人文淵藪。興碑鉅製。代有存者。自明祖營治都城。輦碑材爲階石。（見顯文莊客座贅語）南朝石刻。毀損無遺。逮及洪楊。掘土培城。發見六朝碑碣。旋亦湮失。（上海毛祥麟對山書屋墨餘錄。稱洪楊據金陵。運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諛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其中有克復江甯後。爲莫君拓多本。而將石毀去者。）庚申劫火。吳之天發神讖碑亡。晉宋齊陳。略無遺刻。梁石存蕭順之蕭宏蕭績蕭英神道各柱。蕭景神道闕諸種。而句容之天監井闌。爲溇陽尙書攜壓歸裝。今不知遷流何所。（據會稽顯氏著錄。謂在天津王氏。）豐碑之存者。有安成王蕭秀始興王蕭憺兩種。蕭秀四碑。在甘家巷。東西對峙。當時名士遊王門者。東海王僧繇。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其二。惟兩碑全泐。祇可略辨其額。及西碑陰少數模糊字形耳。石魄僅存。無可撫擬。久爲拓工所棄置。蕭憺一碑。在花林黃城村。距甘家巷二里許。碑文雖亦剝落。然可拓之字尙十之六七。梁之豐碑可以捫讀者。海內僅此一石而已。昔歐陽子集古錄。於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碑在建康都會之區。竟遭遺棄。王蘭泉誤以蕭景闕反刻二十三字爲此碑之額。蕭秀西碑陰爲此碑之陰。更爲鹵莽滅裂。康熙辛酉。朱

竹垞江南試士既畢。遊攝山。道經黃城村甘家巷。訪安成始興兩碑。遂加考訂。有謂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於久立云云。然則碑之欲仆也。自康熙辛酉已然矣。有清三百年來。疊經世變。幸獲保存。而風雨摧殘。無可避免。加以牧童敲火。耕牛礪角。在在難防。望古興懷。心危欲墜。民國甲子之夏。採得閒言於省長海陵韓公。公固手勦南京古物保存所。具抱殘守缺之志。負彰微闡幽之宏願者。立命楊君賓叔經紀其事。鳩工設計。越三日而起之。公謂碑之前仆也。猶可避風日之直射。今直之。則必謀覆以保之者。於是議撥款建亭。並檄縣徵收亭之四周地若干丈。復於亭前造橋。以爲通道。斯議甫定。而江南烽火疊起。戎馬倉皇間。奚暇從容此事。未幾公以倦勤去位。人事荏冉。忽經年。丙寅之春。採請公貽書省政當局。撥款續成此舉。碑亭始成。此碑之壽。從此更千秋矣。竊謂花林黃城村爲金陵北鄉孔道。乾隆南巡。臨幸攝山。警蹕所經。訪古留題。寄心文事。扈從之臣。鴻儒輩出。類多會心掌故。不聞有於此碑加之意者。卽南中金石家。如畢秋嵐阮芸臺汪容甫吳憲齋諸老。謀施蠶蠟。千里裹糧。豈此碑近在門庭。漫無措意。吾鄉嚴子進先生搜求鄉邦金石。銳意著錄。而閉戶冥求。亦未知北郊道旁。古刻垂垂欲覆。若竹垞則更親見其狀而能言之者。胡亦不欲扶其危而定其傾乎。則此碑之不卽於覆折者亦僅矣。雖然。物之存亡。固有其時。當其積於危而欲亡之勢。豈無能見之而能言之者。而卒不能使之轉危爲安者。則非緣之所寄。物固有待於具抱殘守缺之志。負彰微闡幽之弘願者。始倚之以安也。然則非韓公固不足以存此碑也。若採則竹垞之能言而已。爰喜而記之。時丙寅五月。

橋西草堂記

李需湫

吾家散釋先生。卜居金陵城北之三步兩橋。遠可望鍾山。近則西州故城也。其地墟壤。繚以竹援。中爲樓屋三間。而陽而背陰。榜其上曰太疎樓。爲讀書寢息之所。樓下以會賓客。階南鑿小池。略約貫之。筍石離立。旁通竹徑。折而東。規其廣除爲園。卽錢君夢苕所賦之疇園也。就平臺架木爲亭。顏曰雙瀉。四雨之亭。環亭雜植松梅桃杏玉蘭海棠丁香山茶薔薇芭蕉之屬。又有瓊花巖桂蠟梅各一株。皆百年物。尤稱偉觀。先生退食之暇。輒以課僮澆種爲事。每值休日或花時。必招集朋舊。哦詩讀畫。宴賞其間。若忘其在東華塵土中也。而總名之曰橋西草堂。蓋有取於杜子美萬里橋西一草堂之句云爾。子美遭天寶之變。避地成都。結廬西郭。其見於歌詩者。有水檻棕亭之勝。四松萬竹之美。又從何邕章班蕭宴徐卿輩覓橙木松桃黃梅綠李遍栽之。而北鄰某明府。南鄰朱山人。則常相過從爲樂。要皆亂離中之寄託。聊以耗壯心。遣長年耳。今先生之所遇。與子美流落劍外者絕不同。而當軸禮重。視嚴鄭公亦遠過之。宜若不爲無病之呻。顧自俯仰身世。百端交集。倚樓看鏡之際。豈能無慨於中。此其曠代相感。與古爲徒。猶之韋端已誅茅溪上。以浣花名其居。且以目其集也。不然。金陵多六朝宅第。劉瓛之檀橋。沈約之東田。江總之青溪。並爲後人流連懷慕。先生何不近取之而紀於遠耶。是誠可以闕見其意之所寓矣。余以江湖散人。爲草堂不速客。有如子美所詠喫果之朱老。論松之阮生也。一日先生以記屬余。不可辭。乃綴論之如此。

羅霄山人醉語

萍鄉文廷式

吾鄉東南。有羅霄山焉。山之高數千仞。仰攀雲霓。俯臨大壑。登之者累欬。危乎不可留。久焉則不復懷思塵世矣。其中多神仙。時見時隱。善爲觀者。三年五年。乃一遇之。恍惚之間。晞然無言。卽言亦不可得聞。樹之濤。雲之影。鳥獸之奔駭。寥寥蕭蕭。天光臨之。足以醉其性。旣醉之後。或時有言。起輒書之。古今一胸。是非一齊。無所可否。以是爲寄然而已矣。丙申秋九月。道希。

周書大聚解一篇。乃武周勝殷後撫國綏民之大政。凡建新國者所當取法。此二條別載。

管子書爲後人所纂集。粹者多。駁者亦正不少。惟左傳載管子語極精當。其最初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千古談治外治內者。不能出此數語之外。不棄諸夏親暱。卽保全族類之意。不懷鴆毒晏安。則百廢具舉矣。微管左衽。於此見之。

諸葛忠武常誦梁父吟。未必僅今所傳之一首也。蓋雜取古事咏之。觀太白梁父吟。略可見其意。近人有疑忠武好陰謀。其言二桃殺三士。卽他日致關張于死地之策。君子之心。豈容以小人之腹度之。

逸周書文傳解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下文引夏箴。御覽三十五引作夏歸藏。盧召弓以爲譌字。余疑開望二字。卽啓箴二字。開啓古通用。且屢經漢人避諱改寫。望字與箴字形近而譌。御覽引前文爲歸藏。

啓筮。而誤錄下節也。太平御覽。多本之北齊脩文殿御覽。故多見古本矣。

不讀古書。不足知後世之變。專信古書。不足知後世之變。三微而成一著。惟有識者知之。

老子曰。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以愚人爲大智。且筮之簡策。於是秦漢以後。將不知書。民不知學。一愚之以焚書坑儒。再愚之以詩賦策論。三愚之以八股試帖。而中國之士荒民情。器窳兵疲。馴至今日而愚之極。不可收拾矣。此兩愚字。中國受害。實非淺鮮。于令升搜神記。事多覈實。無媿鬼之董狐。以余所聞。神怪之事。亦復至多。天地間游魂爲變。實非意外。余頗能知其故。不足爲一孔之士道也。後世以電學推之。大約能知十之六七。

人之心學。非自證自悟不足言。中國諸儒之書。及外國心靈學靈魂學等書。大抵祇能言其影響。佛藏五千餘卷。無論禪宗教派。亦惟有待其自悟之一法耳。若恃耳目意識測度。皆非自得衣珠也。

向來稱本朝二字。皆對列國而言。惟近二百年前。以本朝二字對歷代而言。其誤不知自何人始。逸周書諡注解。譖訴不行曰明。論語用之。大慮靜民曰定。大學用之。

逸周書本典解。王告周公曰。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故問伯父。此王爲成王。而稱周公爲伯父。是父之弟亦可稱伯父也。

逸周書史記解。言皮氏以亡。華氏以亡。夏后氏以亡。殷商以亡。有虞氏以亡。質沙以亡。三苗以亡。

皮氏見竹書。質沙蓋卽夙沙。惟華氏不見各書。然自古及今。稱中國多言華夏。則華氏之建國。必在中原。文勝之地。惜不可考。又各國之亡。惟夏后氏言隨財而行。孔晁注云。桀由好財亡也。是以賄亡國。莫先於有夏矣。

戰國時人。於易詩頗引之。於尙書則不甚引之。然皆不及引逸周書之多。如美男破老。美女破少。葉之美者解其柯。柯之美者離其枝之類。殆不下十餘條。卽齊策或說靖郭君之言曰。海大魚。亦本周書周祝解曰。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正與所說意同。再查

明人於考證之學雖疎。而禪學則幾於人人能解。觀所作書自知之。

品題物狀。移時則非。揣摩恆情。久之亦厭。無去無來。是之謂如。其以刹那爲究竟者。亦非究竟也。明人殺熊襄愍者。鄒元標也。國朝劾謝濟世者。孫嘉淦也。是非不明。晚節可懼。吾爲二人惜之。

電學之理。徹天徹地。使心學家知之。能長多少識見。然聖人則先自證之。特不欲褻言之耳。故神字從申。電字亦從申。申者無時不申於天地之間。故瓷氣橫而電氣直也。申字篆文作冒。亦兼象屈曲洞達之形。余故疑申爲神之本字矣。

王船山僻處村隴時。無書可讀。遇鄉塾中有四子書。卽取而訓解之。凡數十本。陳蘭甫師好讀孟子。其手批旁注者。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讀書。必先有一書得力。而後讀各書皆如破竹。此最有益。李二曲四

書反身錄。余曾爲陝西彭兵備校刻之。蘭市師未之見。嘗謂余曰。此書書名極佳。凡讀書能反身。乃真讀書也。

以一指蔽目。而言天地萬物。不外於此。未嘗不可也。易以一紙一葉。而皆可蔽目也。拈一字一句以爲學問宗指。而言六經羣籍。理皆在是。亦未嘗不通也。易以他文。而理又未嘗不在是也。故或主敬。或主靜。或言知止。或言慎獨。或言致良知。無一不可爲入德之門。無一不可收達材之效。特以之訓學人。立門戶。則可。若真以爲古今學術盡在於此。則欺人之說。而人亦必反唇而譏之矣。

戴子高顏氏學記卷七。引徐仲容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此說頗得漢宋經學之分。然漢儒於聖學。亦有不得其解。而強爲附會。轉致失真者。則遺失公文之咎。亦不能免。但其郵遞之功。終不可沒耳。

今日欲改文字以歸簡易者。余所知已有數人。度世變之亟。或不免行之。然余謂中國文字。自是天地間最簡之學。今習而不察。又後世文繁。自滋其繁耳。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其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禮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

。各國語言凡襯字餘音皆著之筆畫。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里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說。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于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即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或曰。日本高麗。何以皆有本國簡字。中國獨不宜效之乎。余曰。日本高麗語言。本與中國不同。且其言必兼用起語收聲。而後人人能識。若中國則各行省雖有言語不同之病。而一字爲一言。則舉國同之。不必再學各國拼音之法。轉令民間多一事也。惟中國駢體詩賦等作。必敷陳古事。不作今言。此則施之今日。不過繙其聲。當任學者自爲之。無容過爲鼓舞可也。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此相書之最古者。侯君謨補三國藝文志。似未錄此書。俟檢。

近人言書法。好北魏。論詩法。好晚唐。風氣之感。與世道俱。姚配中琴學。言凡物之同律同度者。其

聲無不相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國語。房后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而儀之。則在異世猶祖感召。使精於電學者悉心而究之。凡此等事。固宜有比例之說也。

光學可以傳聲。即耳目互用之說也。大地盡放金光。即電氣鍍金之說也。製之於器。則不信者可使之信。藏之於身。則不疑者或益之疑。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斯。

從無始以來。天地之間。一物不滅。一物不增。一物不生。一物不滅。一物不垢。一物不淨。其異同者往來屈伸之迹而已矣。其變化者合離雜糅之象而已矣。人徒以見不見分爲二。所謂肉眼知見也。此人道

。非天道。故道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二語本
周書

記人題石壁詩云。琢玉爲花冰作枝。前山雲影碧參差。洪荒以上星辰氣。混沌而還造化兒。十萬年來還到此。二三子者或能知。蕭然又控乖龍不記是
乖龍否去。笑指滄溟酒一卮。前不書歲月。後不書姓名。不知何

人作也。以詩格尙不俗。追憶錄之。

叢書之刻。至近日而極盛。學問之事。則將變矣。即今日之言漢學者。與乾嘉時之漢學。亦正自不同。小學則通假太寬。經學則多言微言大義。而於名物度數。反憚其繁難而不之究。又好言今文而攻古文。史學則未有宏通淹貫之才。或捃摭小小。以自附於讀史耳。校勘之學。差爲可取。然是刊書之益。而非學者所急。至西人之學。則譯書尙少。製器未多。故僅能知其辜較。而其委曲詳盡之處。神奇變化之能

。皆所未譜。蓋無現成物事。故難一蹴而精也。昧者不察。乃必謂西人事事襲之中國古書。夫相因而成者有之。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亦有之。若僅拾墜簡之偶同。詫他人之善盜。其意固佳。而要非事實。摠之三十年後。中國文獻必大盛。而一切冲淡之學。尙望後來之人。維持不敝也。

易之爲書。或以體言。或以事言。或以爻辰。或以卦氣。卽極之先天太極。無不可通也。然易繫言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未臻盛德。而輒欲窮神知化。亦後儒之過也。伏羲十言之教。八卦之外。惟消息二字而已。知一時之消息者爲賢達。知萬世之消息者。其聖人乎。

荀氏言乾升坤降。虞氏言發揮旁通。以是爲得易之消息。猶不免爲一目之羅也。

別白而定一尊。學術之所以隘也。隘則陋。而人材之奇偉者。亦暖暖姝姝。而束於一先生之教矣。

讀書之法。以專而博。然非有大書院廣儲書籍。使其易於見聞。則雖專而仍不免於陋也。

根本者人心之所植。培之厚。沃之深。則其發必榮。至於粹面盎背。而上洽天心。下諧人事。快然自得矣。豈必餌芝餐朮。取坎填離。養此塊然之形質哉。

西法有極美者。亦有未盡善者。亦有因其國之舊俗。而不得不然者。兩三年來。海內言治者。皆知中國積弊極深。不可不速變法。顧如醫者知病之篤。而論脈則工。立方則多不能洞中肯綮也。然病之深。命在旦夕。而求藥非三年七年不得。豈能靳其愈哉。善治者有能延頃刻之命。以待三年七年之藥。則可與

言今日之治法矣。徒欲亟亟變法者。猶非國手之弈也。

其延頃刻之命奈何。曰。明於各國之大勢。明於五洲之性情。明於吾今日受病之處。與他日病愈之效。則可與言救急方矣。吾觀天下。未遇其人也。

秦漢以來。立人朝者。不自重天民之品。每進一秩。得一賜。則沾沾自喜以爲榮。驕妻妾而欺鄉里。曾不覲顏。二千年來。遂爲諸臣媚子之世界。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噫。

諛媚盛則志氣墮。志氣墮則學術壞。而上又導以無用之學。下又專於不急之務。政事惟吏胥主之。農工商賈則沾體塗足。而略不識字。四萬萬人皆茫焉昧然。如罔豚之無所聞見。循至積弱。非偶然也。

天下之教。壞於學究。天下之政。壞於吏胥。以吏胥學究。成天下之政教。宋以前尙不盡然。而宋以後則一日敝於一日。然書院之設。卽在宋初。此又將來學校復盛之萌芽也。學校盛而政事可得而理矣。

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旣爲麟鳳。豈入網羅邪。希夷之言。於斯陋矣。詩曰。永矢弗告。災祥怪異之說。本於人心。世治則其說不行。世亂則其說雖不驗。而人心之趨於靈異者。不能不日甚一日也。

六朝刑戮至重而佛說盛。兩宋不殺士大夫而儒術昌。西漢之五行。東漢之讖緯。皆時爲之也。泰西此時。卜筮星相之術幾於不行。此其治術極盛之驗。然不二三百年。猶當復興。迭盛迭衰。以此觀世道人心。

。亦可得十之四五矣。

日本人謂中國中六經之毒。夫六經爲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卽今日泰西之富強。豈能出六經之外哉。中國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讀六經。不過備考試之用而已。大義日湮。微言愈絕。釀成人心風俗之害。而交侵之禍。不可勝窮。以此歸咎六經。不任受也。

議院之設。於易義得之。乾者君德也。上九則亢龍有悔矣。悔之道。貞元遞嬗。是以用九則見羣龍無首也。羣龍無首。乃合天德。坤之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蓋民政之極。則君政將興。君政之極。則復行民政。然君政必參以民政。乃能無咎。故乾之上六。有亢龍之悔。而坤之用六。利牝馬之貞。

同姓不婚。周制然耳。若周以前。則五世之後。可通婚姻矣。西人言同姓爲婚。血脈不盛。亦指最親者而言。凡物相雜謂之文。故不欲專一。亦非僅以遠別也。陳蘭甫師云。周制百世不通婚姻者。蓋當時敬宗收族之法既備。有十數世不分居者。禁其不相嫁娶。聖人之權之所能到也。余謂北魏禁母族不通婚姻。英吉利國又禁妻之姊妹不得續娶。各因其俗。以著爲成例。世變勢殊。則亦不相沿襲也已。

焦袁熹此本軒雜著云。秦用李斯言。焚燒孔子之六經。以吏爲師。天下謂之暴秦。自漢以來。無不知尊孔子者。然秦乃明禁而明絕之。至於後世。陽尊而陰違之者多矣。尊之愈至。違之亦愈深。大約利歸於上。害切於民者。雖累數百年。困弊已極。終不肯變。此孔子之所大戚也。則亦奚貴於表章其書。尊

尙其道哉。謀國者誠知李斯之得罪萬世。則亟當以是告吾君。以實心行實政。然後可以爲孔子之徒也。余嘗謂中國政非三代。教非孔子。特美其名而託言耳。實則秦法愚民。至今用之。錮蔽日深。苛刻日甚。與高麗越南。積習不甚相遠。言之可爲痛心。焦南浦此條。能知孔教之不行。而貌尊而心侮之可惡。故具錄之。

剗刑極賅等刑。苗民之刑也。唐虞以前。象刑而已。自夏以來。采用苗民之法。而肉刑遂爲世之大感。漢文帝感綈縶之言。去肉刑。真仁人之用心。此舉高於三代。而後世名儒。尙往往有議復肉刑者。蓋見惡人之可惡。而未念人理之宜存也。宋以來。凌遲之刑。慘不可言。陸放翁已非之。近世錢辛楣亦以爲言。余曾欲疏言於朝。廣論刑法之苛。兼請除其極刑。毋貽萬國笑。構篇未成。奪職以去。然終欲與斯世之君子。立志除此而後卽安。蓋犯罪者雖無不可加刑。而行刑者不宜以此慘毒。施於同類。聞美國近日以電機殺人。使其不知痛楚。此乃至仁之術。後世必通行於寰宇矣。

丁韞良格物入門。力學云。善用物力者。全賴預儲其力。或驟蓄其力而漸用之。或驟積其力而漸用之。均在隨地隨事。善於布置也。治天下者。當知此意。西洋格物之學。與中國儒者所言。有虛有實。而理自不易。故余志藝文。錄新譯西人各書。凡言格物者。皆入物理類。蓋取晉楊泉物理論物理二字以名之。雖不見前史。尙可爲目錄家所無譏乎。

今日之電學。視十年前之電學。皆爲土苴矣。他日之電學。又視今日之電學爲土苴矣。電者神也。至於神而其用不窮。不與萬物爲存亡。而萬物無不恃之以爲存亡者也。然吾得而斷之曰。電學之極。與佛學通而已矣。

西國婦女束腰。中國婦女纏足。其弊一也。然愛美好者婦人之性情。故雖有禁令。不能使之戢止。惟勸婦學。足以略變其風氣。使婦人日以學問爲樂。且胸中有數十百卷古書。自然不欲以媚術事人。而強裝飾矯以爲好者必當衰止。此轉移風俗之大道也。

中國文字直行。然以八卦證之。堯舜以前。書當旁行。一一兩爻。一則二字。作二則直行。作一則旁行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尤非兩字旁行。不足見其義。凡易家旁通之說。皆古文旁行之證也。以說文左形右聲。右形左聲字觀之。知古人旁行不流之道焉。

儒術託始於堯舜。道術託始於軒轅。以疆域而論。則軒轅廣而堯舜狹。以治道而論。則軒轅雜而堯舜醇。

八股之制。名爲經義。而實無當於經。惟其所以能行七八百年而不變者。蓋亦有故。其初但衍古注之文。有似唐人之口義。卽五經正義。每章先釋經文者。亦略似之。其後入以理學語。又頗近宋人言理之書。歸震川諸人。則多摹仿歐曾文法。至明末人藉以譏諷時政。陰寓感慨。而大結一段。尤直指當時。於是又雜以策論之習。及清之初。王廣心尤侗章金牧諸人。研句浮華。取材綺麗。於是又參以駢儷詩騷之

體。二百年來。漢學日盛。援引古義。稽合字書。科場之中。主司好之。亦有以獲售者。於是又入以考證之學。故八股雖不成文字。而自古以來。文字之體。皆參用焉。各視其時事之所尙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無用。而又未嘗不樂其可以售欺也。然困人聰明。束人論議。使天下民智不開。民力不奮者。啣喁暖姝之有害于家國也。欲變中國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諸媚二字。中國數千年之病。其所以失天民之職。而爲世主所刼持者。胥在於此。思之令人恥汗沾襟。

寒極則流質皆凝。熱極則堅材悉化。此人目所見之輪迴也。出此軀殼。入彼軀殼。經此世界。過彼世界。此佛眼天眼所見之輪迴也。一信一不信。甚矣其蔽也。

凡數之至難者。以比例求之。而無不可得。天地間蓋無一物能逃於數者也。數之所在。理卽寓焉。凡理之至深者。以比例求之。而亦無不可解也。天下之物。亦無一物能逃於理外者也。惟有正比例。有反比例。有似比例而不足爲比例。有似非比例而適足爲比例者。此則惟窮理盡性之君子能知之。而非淺見寡聞者所能及矣。

西人醫學。事事求實。與中國古醫合。其有益於世固已。然人生於天地之間。方其生時。其形體與萬物爲緣。而其精神實與造化爲偶。不獨非器數之所能知。抑且非鬼神之所能測也。不獨今日電學未精。不

知其所以然。即他日電學既精。可以升天入冥。而其實證實悟之實。亦終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然則區區於其死後割禮脈絡。察驗筋節。亦但得其當然之理而已。且人之生於此行星者。其緣感既深。其肢體與四大五行。必事事相應。達者了然於心。順其自然。而不爲損益。則養生之道也。中國之醫。以草木傷人者猶緩。西國之醫。以金石亂性者實繁。此事與治國相似。堯舜猶病。吾不能信一切之詞。謂西醫之必可恃也。特其講明醫學之意。深得慎重民命之道。是可取耳。

各國圖謀弑君之黨。在俄曰尼赫力士。在法曰廓密尼士。西人通語之曰莎舍爾德瑪噶里。各國嚴禁之。然德意志之主則受傷。俄主及法之總統則被弑。其黨至衆。禁之而不能絕也。蓋有君者亦天下之公理。君以守法。而非以擅作威福。乃能合天理而保終命。今各國以人人有自主之權爲教。則有君終有害於自主之權。二說豈能並立乎。是以君政民政二說。迭相勝負。此則後來數千年變局之所由創矣。

小學不講。則人才衰。蓋人生十歲以前。未就外傳。惟母教之是聞。而中國女子。不識字者十之八九。又不知外事。其有家法者。能使小兒略知飲食之禮。事長之節。已爲最上之母教矣。其於學問之事。固百不一聞也。故婦學不明。則小兒之幼學已誤。及其差長。又使村學究教之。錮其聰明。苦其記識。卽世家子弟。亦不過求制藝之師。授之以弋獲科名之術而已。使非賢哲輩生。則中國漢唐以來之學問。且將蕩滅。其不淪於野番蠻族者幾希。及今日而速改之。先重婦學。次設幼塾。以開民智。稍長則隨其志

趣。使入學堂。兵農商醫律算等事。各專一藝。三十年後。震旦人才。不高出列國者。吾不之信也。

孔子之教。非一人之私言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其言皆如是也。然刪之訂之。則出於孔子之手。故墨子所引書。及各家所記三代時事。其詞多異同。不盡馴雅。而六藝之詞。獨粹然無疵。即分今文古文。而大致可以互相備。不必如近五十年來諸儒。多重今文。轉輕古文也。今文古文者。漢東西京之異同。非孔門之異同也。後聖有作。據所可知。通所未知。灼然於治亂盛衰之源。天理民彝之正。其諸堯舜至周孔所深望者歟。

東漢北宋之風。爲後世所莫及。然尙虛之弊。則兩代所同。敦崇氣節。而不能不急求名譽。崇尚禮義。而不能不互爲標榜。故其聲華足以震後世。而其學術不足詔方來也。若戰國諸子。各明一義。而皆有不敵之精神。雖經秦火。而遺文佚說之僅存者。猶足以維持世宙。欲爲萬世開太平。則管墨申韓。各有可採。慎無爲迂儒腐論之所刳持。瞠目而論千古也。

以各國國債論之。中國今日之國債未爲鉅也。以列國取民之制論之。中國今日之取民未爲多也。然列國見其興盛。而中國見其億賴者。何也。列國之民。與其國爲一體。籌其生計。保其利權。同其好惡。共其榮辱。而且發一令則上下共其利害。行一事則舉國公其是非。故雖取之繁而民不怨也。債之巨而國不病也。中國則事事相反。民窮而謀生萬里之外。其生死國家不問。其身家朝廷不恤。有貨物則征之。有

田疇則稅之。及其爲人所辱侮。則斬置之。其甚者則官吏之魚肉。豪強之侵奪。盜賊之劫掠。教民之欺凌。國家悉聽其所爲。而漠然不以爲意。爲淵馘魚。爲叢馘爵。術莫工於此矣。而乃侈然謂民之難治。夫今日果猶有治民之志者誰哉。

國家之事。一有隔閡。則終古不能治。其隔閡之故。愈久則愈不能治。聾與聰雜。昏與明混。猶之種人。况其稂莠。何術以拯其末。是在知者。

龍與虎孰勇。鸞與鶴孰貴。蚯蚓雜蚰蜒豈其類。五雜俎。六梟母。旁其維。傾則鉅。天則命之。孰鑊孰煮。康熙一朝。仁足以覆天下。然服尼布楚。定準噶爾。定三藩之亂。天子既習於兵事。而不好大喜功。休養中國之百姓。以全其力。百年之安。所以貽之者至矣。至如待俄羅斯之使臣。遣學徒於意大利。又用南懷仁於欽天監。以改定歷法。遣精算法之人。測量輿地。而繪爲全圖。其學與識。皆負絕古今。及雍正朝而禪學興。乾隆朝而詞章盛。然以視開物成務之時。固瞠乎其後矣。

郭筠仙侍郎云。三代以下。西漢人好利。東漢人好名。唐人好利。宋人好名。有元一代。歷數短促。風氣未成。明人好名。國朝人好利。

黃種白種黑種之分。以色言也。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分。以地言也。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用夷禮。則夷之。以教言也。因教而爭。因地而爭。因種族而爭。皆不至殺人盈野不止。聖人之仁。不至

此而窮哉。若以天眼觀之。豈其若此。故有平等智者。然後可以統一區宇也。

黃帝建都於崑崙。以羣書考之而信。禹貢序流沙西戎。德猶及遠。自殷周以來。疆宇日狹。平王東遷以後。中國日以多事。更不暇及西方矣。漢書謂張騫始通西域。蓋至是復通耳。不然。穆王之見西王母。秦人之得火浣布。豈九州之內所能盡耶。

英人之語言。今日幾遍寰宇。無他。簡則易行也。若俄人之用三十八字母者。其本國人猶厭繁難。何能通行於域外。中國文字極精。而同文之國。終不能多者。亦未嘗不坐此病也。

今理財之法。不爲民生財。而徒取民財。余既疏爭之。又屢見之於筆記矣。又聞近日頗欲行畝捐之法。自戶部尙書剛毅創之。而執政諸人皆欲行之。不獨與康熙朝 聖訓永不加賦之旨相悖。卽以目前農家而論。實爲宇內至勞至苦之民。度買似道之流。仍當有稍不忍於乃心也。不然。旣困以郵政。又益以印花稅。又加以畝捐。民不堪命。受其弊者。不終在國家乎。

分裂中國之說。不始於倭韓之役也。及倭韓事畢。各國乃愈汲汲耳。中國之民心。亦不復如前之固執。廣東孫文之事。所謂端之先見者歟。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金樓子曰。秋旱寒則冬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是以堯舜普華旣竭。則人思褻裳而去之。桀紂惡貫未盈。則人且

執戟而從之。惟其時也。聖人不能爲時。而必不失時也。

宋王荆公之事。後人譽之者固多。服之者亦不少。平心而論。荆公論治。洞見本原之處多。荆公行事。能得本原之意少。然中國政黨之風。惟於荆公一見之。非唐之牛李。明之齊楚浙黨。徒以恩怨相報復者。可同日語也。

孔子之學。以仁爲貴。墨子之學。以死爲能。仁者生理。東方行之。死者堅強。西方行之。百世之後。教術迭盛迭衰。未可預測。然必有教而後政成。立政者欲張教權。則恐其不利於已。不存教黨。又不能行之於人。惟朱子之言。最利於君上。而不利於臣民。中國五百年一統之安。朱子有以貽之。中國數百年奴僕之酷。亦朱子有以誤之也。嗚呼。吾於程朱之功罪。可謂持平之論已。

有清武功。過於宋明。惟緬甸一役。傅恆乞和於緬。而誣奏緬酋請款。自是之後。遂爲外域所輕。孫士毅越南一役。全軍覆沒。抑又不誅。於是而英法肇釁。至於道光咸豐間。海禁大開。藩籬盡撤。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乃三十年來。事事仍遵道光間敷衍故智。種種繆戾。日積月累而不自知。後之修史者。宜以傅恆孫士毅琦善桂良諸人。及近日任事大臣彙爲一傳。摭論源流。庶幾牛渚之怪。然犀畢見。西人之言治者。舉推英國。中國之言治者。近亦亟亟然欲以西人爲法。而尤譽英國。然有必不可學者。有學之而民不堪其苦者。如大小狀師之類。狀師多而唆訟之風熾矣。窮民院之類。窮民衆而國政墮矣。

金錢一枚。不能購數日之食。平民之入款。不及十數磅者。不敢娶妻生子。民志亦憊苦矣。貧富相耀。而民心不平。儒者失業。則迫而自裁。強者無財。則欲廢國法。均產業。蕭然不靖。民心亦悖戾矣。鑒之鑒之。無以其外觀之赫。而舉其可以戒者。并取而師之也。是在睿智之士。察於古今。審於情性。然後無爲後人所笑。則中國之大幸。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此西俗之不如中國者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中外之情既通。西人之取法於中國者。其在孝經一書乎。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百世可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周官。貉隸夷隸之流。掌與鳥言獸言。今蒙古人馭馬者。頗能與馬言。楊升菴錄自古能通鳥獸蟲言者數十人。余聞西人云。將來有術。遍通鳥獸言語。大約鳥獸之音。所用字母尤少。可以物象其聲而與之言。惟蟻蝶之類。則其聲太細。其言語有無。竟不可知。余謂既有顯微之鏡。以顯極細之形。將來亦必有察音之筒。可以令極細之聲。加數百倍。使人能聽。特其端未兆。猶待後人耳。昔人視蟲如車輪。聞蟻如牛鬪。雖屬寓言。安知不皆徵諸實事耶。

人類之始。中國以爲氣化。至五帝三王之始。則各以爲感生。或吞鳥卵。或履拇迹。雖父不可知。而母則灼然有之。特可謂受生之異。而無關乎人種之初生也。蒙古書元祕史則以爲狼與鹿交而生人。西人書又

以爲猴與狗交而生人。皆以臆度言之。無關事實。至如盤古之稱。亞當之號。又誰名之。惟講地學者。知世界層數。先蟲蛇而後鳥獸。最後乃有人。既有人而世界不復能生在人上者。此則確鑿可憑者也。近人以電學滋種植。傳消息。無所不用。電學日精之時。人必愈神於今日矣。電字從申。申者神也。虹字或體作艸。亦從申。虹從電出也。寅字上從宀。下從艸。說文但釋宀。不釋艸。竊意艸亦申字之筆劃小異耳。神漢人書作艸。故寅字從申。亦作艸。寅申者天地陰陽之樞紐。而神卽隨之。至於電學。而理數無所不通矣。

中國之言理之書。皆不分章法。不按次序。故外人譯之者。或以爲不及彼國之書。惟小學則說文一部。自始至終。具有次第。六經未備之理。觀於古聖造字。咸已洞徹無遺。有清以來。治說文者。尤窮心力而爲之。故能昭昭天壤。天之未喪斯文。於此可預卜也。

中國教法。以孝經論語爲極。故處世之理無不備。佛教以華嚴經爲極。故出世之法無不圓。西人之製造精。物理明。而辦事具有條理者。則幾何原本。爲言理之極也。此數書者。皆聖哲之言。徹天徹地。無一字之可非。是以能賅萬法也。

說文有極附會者。如爵之從禹。言取其鳴聲節節足足也。節節足足。緯書中言鳳聲如此。節足雙聲字。此象其鳴聲。非取知節止足之義也。且人見爵字。何知其取義於聲乎。若卮之從卩。色之從卩。則顯而

可知。不可以爵字例之。

外洋如英法等國。皆以商爲本。明利害。通權變。故其人多智。而所以保利權者至周至密。故其兵多強。然棄本而逐本。農夫日少。食物日貴。貧民衣食尤艱。而囂然不靖之心。因之而起。要亦未爲盡善。惟德意志國。兵強而俗樸。婦女旣鮮游觀之侈。農畝復多東作之勤。無法蘭西天主之害。亦無俄羅斯曠土之譏。嶄嶄然日露頭角。未可限也。

民主之說。中國雖無之。而抱朴子詰鮑一篇云。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之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

徒隸屬役。

徒字以意補

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

刻漆。非木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欲。促辮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穿本完之鼻。紉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其論甚偉。度西人言民主者。其大旨亦不過如是。葛稚川雖詰之。然稚川所言。太半空理。如云。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劃矣。此等義理。何足以服鮑生之心。惟所云。若人與人爭艸菜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此說較爲

近之。然治枉之官。非君子比。今西人用議院。亦足以治之。無事專其任於一人。是利在有法。非利在有君也。要之有君以守法。勝於無君而無法。然君權無限。則幾與無法者同。歷代以來。視人君暴虐之時。與天災流行無異。此則鮑生之言。未爲盡非。稚川之辯。毋庸深詰者矣。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君得其道。而士民報之也。

用賈誼新書義

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言君失

其治。而他人取之也。

用鄭義

皇天無私。唯德是輔。故爲人上而不自知其應盡之職者。必亡之道。

近人王子懷侍郎德奏疏有云。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殊。自天視之。實無彼此之義。此言能見其大。詩曰。惟此二國。爰究爰度。上帝之眷下人。烏乎測之。

僞古文尙書。多集古人格言善論。亦無惡於世。惟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之類。此亦略本韓非子。妄造事實。致後人重虛名而受實禍。七世之廟語。秦亂殷人廟制。以求勝於鄭義。五子之歌。亦與夏時事不符。凡此等皆亟宜刪除。毋誤後來學者。惟其言純粹有所本者。則姑存之。但不尊之爲經可也。

隋文帝嚴刑。周世宗好殺。故皆一傳而亡。傷天地好生之德。是謂不仁。未有能久者也。

周世宗好殺而亡。錢辛楣先生曾論之。

官至於捐納。捐納之官。至於道府州縣。此六朝五代極亂之世之所不爲。而康熙以來。毅然行之。此四夷交侵之先兆也。漢桓帝鬻官。至三公亦可賣。然猶非設爲定例。若今之富人。入資得以臨民莅政。是真以富制貧。異乎以賢治愚之術矣。於此而尙言澄清吏治。天下果可欺乎。

工與商。論藝商不及工。而商人之所入。恆多於工。今各國之工。半由藝學院出。則其志業漸與士近。而不受制於商。鐵路輪船製器等事。皆出於工。而商得其利者也。如能仿商會爲工會。重工過於商。則化學必日精。而藝事必日盛。中國此時。商則未有公司。工則不諳學問。任轉移之責者。於輕重之間。略加之意。無難祛各國之弊。而專享其利也。

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懼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士。如是以治民。豈患民情之不豫哉。詩有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墨子先學孔子之教。

見淮南
要略訓

既而改從夏禮。論語記孔子之言。則曰吾從周。公羊述孔子之意。則曰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蓋三統循環。聖人無偏黨於其間。各因其時其地之所宜而已。冬而衣裘。夏而衣葛。豈有是非於其間哉。亦各稱其時而已。彼執一成不變之說者。法家之弊。不足與言經世之大訓也。

伏羲爲儒家之始。神農爲農家之始。黃帝爲道家之始。有巢爲工家之始。無一術不叛於神聖。惟中國書籍。務求訓雅。不通俚俗。又後世九流之學。惟儒家道家獨在。於民生日用切近之事。皆置之不講。禮失而求諸野。正當取西人之學。以裨中國之不足。然後世如撰農家工家等書。可隨各處之方言。及民所共喻者言之。不必效齊民要術營造法式之過求淵雅也。

鮮卑之語。通行於北朝。而今無存焉。然其名物稱謂。必有融入趙魏燕齊之士語者矣。婆羅門之歷算藥

方。箸錄於隋志。而今無存焉。然其遺說舊方。必有留於唐人算術醫書者矣。有心人細爲鈎考。猶可以稽十一於千百。暇當略疏數事。以發其端。

羅馬破希臘。而習俗爲希臘所移。金元入中國。而風氣爲中國所轉。武事足以致霸。文教足以治民。自然之理也。若兩國各有教化。則受滅之國。其教難於自存。羅馬滅諸國。而諸國之本教盡亡。回教入歐洲。而歐民之舊教幾變。皆其驗也。百世之後。言語文字。處處皆通。聖哲挺生。詳察天人之故。總持各教。誘掖斯民。可以啓三千年太平之運。過此以往。非所知也矣。

馬其頓王亞歷山德。死時年三十三耳。若其長年。其遂能爲蒙古成吉思汗乎。羅馬塞薩爾。慕亞歷山德。然其材武。實尙遜之。近世法朗西拿破侖第一。真蓋世之雄也。而遇英將惠林登。始終未能得志。故論英俊者。當視其敵之堅瑕。而不能盡論其事之成敗。漢光武之中興。易於高帝者。無項羽之堅敵也。魏武帝之得國。難於司馬氏者。有孫劉之勁對也。

神仙之學。至迂誕也。然其返觀內視。足以開後世之醫學。其調鉛煉汞。足以開後世之化學。臭腐化爲神奇。此類是也。朱子以爲飛昇不難。陸桴亭以爲仙道可學。凡有異稟者。必能爲之。此則在通人心知其意耳。

列國之中。不獨俄法英主代興。如日耳曼綏典。其主亦多賢主。惟英吉利則從無特出之君。其得美譽者

亦不過謹守成憲而已。若格朗空之迹。終非正軌。且其材力遠不及羅馬之屋大隈。近不及法郎機之拿破侖第一。不足數也。然英之國勢。則駸駸日上。蓋一則由於議院之有權。而議紳皆有學問。明于天下之故。一則由於將相之得人。既有文武才用。又能盡心國事。故其主優游無事。而福譽日隆。議者因謂君民共主之政。可以長治久安。然使其學術頹廢。人心苟且。則亦未見其無敵。天下事固未可一端盡也。且自甲午乙未以來。不三四年。而英國權勢聲望。亦稍替矣。

心思神識之用。釋迦之學盡之。耳目官骸之用。今西人格致之學盡之。然其端皆莫先於中國。所謂物生於東。而成於西也。

摩里斯格之衣服語言。西班牙奪而易之。波蘭之風俗文字。俄羅斯滅而禁之。蒙古則東據中國。即習儒風。西跨歐洲。旋漸回教。今喇嘛輩出。教染紅黃。佛教又盛行盟部矣。變人與受變於人。或則以強。或則以弱。要之舍己以從人者易。強人以順己者難。

文中子言。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朱子聞人稱金世宗爲小堯舜。云。他能勤政愛民。要做大堯舜。亦祇好由他。九夷非陋。有君子以居之也。淪胥以鋪。無聖治以拯之也。天下之所甚愛惜者。教法傳自先王。斯文留于聖哲。故人瀕死亡。靡有貳志。然政治之弊。乃足以爲淵毆魚。爲叢毆爵。吾獨奈之何哉。

文中子關朗篇。子曰。委案委下疑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所謂地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余謂自秦以來二千年。法制略有改易。而其相疑相伺之術。則有國者享其私利。視爲祕傳。而不肯豪釐變改者也。先君子詩云。而今事事皆秦法。莫怨商君罵祖龍。蓋地豕之爲害久矣。文中子得不爲知言哉。

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見風俗通蘇洵之論諫。亦宗此旨。然後世君臣之禮太嚴。跪對之時。屈膝卑已。何能盡意諷之一字。親臣大臣之外。未易言也。惟狷介之言。其詞旣真。其義自明。卽君不能行。而使天下曉然於事理之所在。其益尤非淺鮮。天民之職。恆必由之。不可專求婉媚之詞。一失則入於諸媚而不之覺也。

孔子言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蓋當時魯君積微。權在季氏。故孔子言此以警世也。若君積威以凌其臣。視之奴隸不若。則天民之職。當永矢弗諼。高尚其志。不能與世共仕汙辱之朝矣。言各有當。事君者宜知之。

國家無道之時。不獨不能任賢臣。必思所以除之。其除之之術。或示意於言官。或指目爲朋黨。誣其名節而不使之辯。坐以罪狀而不明其故。實則巧用其誣陷之術而已。夫國家至不能以理勝人而出於誣。雖挾其威。而可恥孰甚。且亦未有能久者也。漢唐宋明之末造。皆出於此。而其術乃每變而愈工已。

佛氏梵文字母五十字。惟嚙字止不生。與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正同。未知箸悉曇者有取易義否也。而其數則可謂巧合矣。

經學中今文家說。具有本末。古文家則有中庸之名。轉恐不免滲漏。近世言素王改制者。士流多有之。然推本堯舜。下極三代。孔門之說政教。如是而已。若張皇幽渺。務求宏大。或反失之。

傳說上爲列星。或以爲莊叟寓言耳。佛氏淨土之說。信之者真有往生之據矣。李提摩太八星之一摠論。亦以爲造化主可導人靈魂。遍遊各地球。余意此等皆可以理言之。不必謂爲荒唐之說也。人食地上毛。足故不離土。晁以道詩。實本釋家之旨。卽以西人之學言之。人受地之攝力。亦以其質重耳。若能深練神識。消鎔渣滓。別受微妙之身。則既非地水火風湊合而成。自不與地水火風世界依持而住。豈獨各星可以周流。卽太空亦何非實境哉。且地球日行一度。人亦與之偕行。日與恆星之光。或頃刻而至地上。或五六百年而至地上。人並受其彩耀。則就此五濁之身。而所與爲緣者。實已徧周沙界。於是盡神識之用。又孰從而限之。莊方耕侍郎。解易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以爲不思淨土。是佛家菩薩不肯出世之旨。於易義雖未必有當。然能知人之心神。非閻浮世之所能囿。固勝於夏蟲不可語冰者多矣。

唐以來。科第之重。積爲風氣。世家大族。惟以此爲乘除。自有清康熙間開捐。初則知縣可捐。嘉慶道光後。則知府道員亦可捐。京職郎中員外以下皆可捐。仕路大開。雜流並進。由捐班起。內仕至尙侍。

外任至督撫者。代不乏人。其由保舉軍功起家者。又十之三四。科甲出身之員。較之乾隆以前。得官者減半。較之明時。則得官者十之一二耳。然民間猶積重之。議婚媾。論閥閱。非是不貴。蓋千餘年之故俗。非國家之力所能變。而國家因此以籠絡斯民。其計固甚得也。

王船山以爲君臣夫婦之倫。至秦而定。

見詩河廣傳

然則三代之盛。果不如秦乎。秦築懷清之臺。其刻石則嚴

寄殺逃嫁之刑。似矣。然其宮闈之間。果有關雎荇苢之化乎。封建之世。君不純君。臣不純臣。至秦而一家天下。其責臣者無所不盡。然責臣以忠。而使臣以禮之君。果有之乎。夫五倫之際。以恩以義。而不貴以名以法。使臣道婦道日苦。而束縛於名法者。秦爲之也。恩義日微。而挾術以相遁。爲君爲夫者。亦日恣睢。而樂受其名。亦未嘗不陰受其害。其弊固不可勝言。而宋儒又從而獎之。船山論治。不爲無見。乃於此失之。且推秦過於三代。誤矣。此所謂論成於積重。卽豪傑不能以自振也。

捐監生之說。自明大學士邱濬創之。王船山噩夢。猶深詆其鬻士。乃咸豐以來。則舉人亦屢開捐矣。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無恥。則國家終受其病。况國家明導以無恥。士何所不至乎。自義黃以來。失政體之事。未有過於此者也。

孟子曰。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如中棄不中。才棄不才。則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此爲中與才之賢父兄言之也。然何堪令不肖之子弟聞之。聖賢之言。賢者所敬而畏。而不肖者之所資爲利者也。使不肖者有

所持以自恣曰。父兄應養我者。如不養我。則彼亦譏其不肖。而賢父兄則無論受累如何。斷不能棄不肖之弟子。以任其自新。於是流離飢寒之禍起。詬誶怨戾之情迫。且將并其賢與中之子弟而不能養。而治家之道遂窮。吾見親友中。受一人之累。而致一家燬滅者。比比也。惟西國有游惰之刑。而子女至廿一歲以外。不能不謀食。故人人皆有衣食之迫。而無庇廕之恃。其國以強。而人皆有用。雖敬宗收族之道。或有未備。而以不肖累賢者之事。則斷斷無之。有王者起。以國無游民爲第一義。所以化無用爲有用。而保全才與中之父兄者。卽在其中。此殆質諸三王而不繆者歟。

救溺者濡。逐逃者趨。徇世者不能恤己。佐饔得嘗。佐鬥得傷。輔人者常慎所從。

祠祭之設。所以使人敬仰而效法也。近世專祠。不下千百。舉其名氏。人且不知。徒奪人之居室。以爲鬼之廟享而已。必不得已。除一二高勳巨烈外。許其彙祭。而不許其特祭。猶不失矜慎之意。又况數年以來。其建立專祠者。稽其功名。則不過曾隨軍中。濫得保舉。刻扣兵餉。旋擁巨資。比其死也。子孫或以情求。或以賄進。當事者遂爲其奏請建祠。惑世誣民。於斯爲甚。

有明之亡。無一成旅。足以自立者。士心未去。民心未去。而流賊覆之。如摧枯焉。新朝取之。如掇芥焉。其故何哉。君與臣相猜。內與外交鬥。舉一事。成敗未著。而俄然易之。發一言。是非未定。而羣起爭之。所謂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者也。二百年來。鑒前之失。上下之相猜雖甚。而巧用其誣。內外

之交閼略平。而各售其詐。舉一事。則此省忽行。彼省忽止。而政府交從之。發一言。則此人忽是。彼人忽非。而當事兩解之。無所謂國是也。悠忽而已。因循而已。不恥於輸情敵國。而意在防民。不恤於削地厚鄰。而術在拒諫。舉四萬萬之身家性命。置之於若有若無之中。但圖旦夕之酣睡。神州陸沈。正坐此矣。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大聖猶懷憤激。吾儕猶人。豈能忍而與之終古耶。

讖緯之說。東漢盛行。六朝凡禪讓之際。諛媚者皆博徵繁引。以爲氣數之必然。自隋人禁之。宋人非之。後世雖仍不絕。而敢以此陳於朝廷者。亦無幾矣。邵康節元會運世之說。以小數之偶中。而臆測天地之成毀。尤爲識者所譏。惟五行之志。歷史所傳。人生天地之中。氣數亦默爲之主。通人行事。但論是非。不顧利害。固不必問氣數之何如。而術數家一得之明。亦未曾深斥以爲謬妄。如世傳燒餅歌。二十四旗難蔽日。鬼鬧遼陽舊家鄉。則應光緒甲午之變。瞭如指掌。又同治間。曾國荃於田家鎮得碑。有遍地龍蛇走馬。五洋大鬧中華。說者謂電報鐵路。似龍蛇走馬矣。其末句云。緊防二八交加。說者以李鴻章行二。孫毓汶行八應之。丁酉夏間。王文韶於天津得碑。又有售地東至海。西至山。南至劍各。作此各字北至長城之句。其意未知何指。聞之者又不勝附會矣。至歌諺之辭。俗語之驗。尤書之不勝書。此史家異日所取材。而五行之志。所以不必廢也。

分裂中國之說。二十年來。愈有形迹。近日又有太平會之說。此春秋向戌之弭兵。戰國宋輕諸人之偃兵

。凡用兵之時必有之議論。亦斷不可恃之事也。又或謂百年之後。五洲必皆爲民主之國。於是可爲太平之世。此亦絕不然之事。美利堅之民主。今已弊竇叢生。法國君黨之人。至今日甚一日。其能久保民主之政與否。未可知也。中國之分裂不分裂。不在君主民主。而在政事之是非。變則存。不變則亡。汲汲入太平之會。與國祚永短。絲毫無補也。今爲中國計。惟君民共主。廣用各國之人才。兼采各國之政術。舉二千年來否隔之氣而通之。晦昧之識而昭之。行之一月。可以聳四海之耳目。行之十年。可以致一國於文明。網舉目張。屈指可待。孔子有言曰。吾欲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土崩瓦解之亡。不如魚爛而亡者爲尤慘也。土崩者猶得名爲土。瓦解者猶得名爲瓦。魚爛則不復知其魚。且不復能永其爛矣。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人以爲似我。而我則化矣。其化也。亦何所不至哉。

墨子非樂篇。言古聖王聚斂民財。以爲舟車。呂氏春秋察今篇。言舟車之始制也。三世然後安之。然則初有舟車之時。負販者必以爲奪其自然之利。而涉川者且以爲有轉徙之憂也。乃聖王初不之恤。且取民之財而毅焉爲之。蓋不獨知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以工商之事。使民自爲之。則一手一足。其成效必無可觀。不如以天下之財。濟天下之用。可以興大利而貽萬世也。今世鐵路輪舟機器。通行宇宙。此宜盡中國之力。舉此大工。不必慮其有利無利者也。戶部獨斤斤較量。欲歸商辦。商既無力。而坐使

一國之大利。鬱而不興。貧弱如此。遂以不振。當國者豈得辭其責哉。

自後魏周齊金元。入主中國。未嘗不自重其族類也。元人尤甚。南人不如漢人。漢人不如色目人。其國之大政。軍旅之事。概乎其不得與聞也。然其部族。皆僅能以戰陳開國。而不能以制度臨民。故魏孝文金世宗。皆沿飾以中國之文明。冀得彌縫其闕。今其遺種僅附存於中國。而拓拔鮮卑完顏之不復能自成族類矣。豈非自歧於中國之故耶。盛則獨享其利。敗則倍受其害。亦事理之必然者也。

風氣之異同。由於山川。有鐵路輪舟。而山川不足以限之矣。禮教之盛衰。由於風氣。有學堂報館。而風氣不足以阻之矣。至於民性之強弱。國俗之奢儉。則時爲之。地爲之。一時之人才主之。有一人而可以關數百年之得失利害者。有一事而可以關千萬人之身家性命者。易曰。知幾其神。君子當其位。遇其時。其以知幾爲務乎。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事異大小。而是非倒置矣。越人讓妻於兄。匈奴妻母於子。地隔遠近。而是非迥殊矣。古之所是。今以爲非。今之所是。後亦或非之。時異久暫。而是非遞改矣。物論不可齊。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一任其吹萬不同而已矣。

國弱而恃人以苟存旦夕者。其氣象最慘。其智慮最淺。高麗自甲申以來。恃中國以自存。自甲午兵事起。而中國不足恃。遂改而事俄。而俄之謀併吞之者。且急於日本也。中國則自曾惠敏任譯署後。極意聯

英。然未得其要領也。朝鮮兵事起。英合於倭。玩我於股掌之上。乃知英之不足恃矣。俄而和議既成。俄人合德法爲我索遼地於倭。於是改而親俄。遣重臣。立密約。以爲俄可以護我也。一切整頓變更之政。悉視爲緩圖。分隔漢人之見。更倍於曩日。乃丁酉之冬。德人忽取膠州。俄人袖手不置一辭。又始知俄人之不足恃矣。邇日俄且索我旅順大連灣。英且欲保護長江。倭人迫不及待。又將與我爲難。於是朝廷皇皇焉。以特科歲科爲求人材之地。以昭信股票爲借國債之根本。毅然裁兵。爲節省費用。臨渴掘井。且大臣之才。皆不足洞見時勢之本末。所行者其效亦正可觀耳。南洋之中國流寓。已行割辦會。各省之盜賊充斥。已無復安土。陽九百六之會。乃至於此。異哉。在位王公大臣。重性馳謬。以釀奇禍。可不謂應運而生者哉。

近時意大里國某者。剽興傳電之法。可不用線。李提摩太爲余言。其法用以脫而不用電。余謂後世若精於用以脫。則可以浮游地球之外矣。

不立太子。波斯之法也。見通典然君老子多。此法略可息爭。若國君無子。近支乏人。則覬覦之心。人人皆有。或營謀妃后。或交結近侍。或憑賴武臣。無所不爲。一旦有事。變生俄頃。識者所爲深慮。宋仁宗之預擇英宗。高宗之預擇孝宗。可謂防之於早。此又以先立太子爲杜變之策。事有不可執一者。此類是也。

哲學家有多元一元之分。易言乾元統天。故日本人以儒家爲一元之學。唯釋家以無始無終言之。可謂不囿於羣學者矣。婆羅門之二十五有。摩西梭都斯得之三神。奚能與負絕無對。相提並論哉。

近時宗教之事。天下一家。爭競將熄。稽求亦易於昔時。可無仇殺之憂矣。然而回教之新舊。各不相能。猶有河州之役。猶太雖欲改禮拜以同天主。而失國之恨。終不能忘。惟孔子之教。上取法於堯舜。下無忤於時君。故雖有漢宋之異同。而不致干戈之互鬪。則儒字之義爲柔。其效固若是也。宋學之競以程朱。而與陸王異說。而二百年來之漢學。則又以古文今文之不同。而大生齟齬。蓋宋人重性理。性理必日澆而益深。故人多喜新。王學出而程朱稍絀。漢學重考證。考證之學。則愈古而愈奧。故人惟搜舊。西漢之學盛。而東漢之學頓衰。且有觀歐洲之修教。而願爲孔教之路德者。不知六經具存。立說偶有參差。而教規毋庸區別。徒爲識者之所笑耳。見耶蘇之教堂衆。則欲廣營孔廟。觀西俗之禮拜行。則擬增加祭期。此與兒童之爭餅餌何異。亦何關於如天之聖德乎。

有等而後有平等。今之言平等者。不知等者也。或問禪家曰。佛法平等。何以這山高。那山低。禪者答曰。佛法平等。所以這山高。那山低。此平等之真解也。墨者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夫既有始末。而何得謂無差等乎。斯亦以矛盾。不能自解者矣。

神仙之學。電學也。佛菩薩之學。以脫之學也。故神仙畏雷劫。而佛學不畏雷劫。

格致之學盛。而五行之術衰。然古今以來決疑數學。不可廢也。格致之學窮。而神祕之學起。然列國所有妖術邪教。不可行也。此之消息。主張學術者宜知之。執持國政者尤不可不知之。

西人曰。二十世紀。神祕之學。將大開矣。東人曰。西人學術。千餘年來。平滯已極。宜有是焉。

天地昭然。萬物森著。唯物之論。其可恃矣。眩者易東西之位。聾者惜雷霆之音。故唯物之論。不如唯心。雖然。唯心者轉識成智。以無漏爲智。則物不遷。心亦無固矣。此作聖之基也。

哲學善疑。疑則萬物之理。可以闡發無遺。此所長也。然未經鍛鍊。則此心之所知。殆亦如太末蟲之處。處能緣而已。知行合一。未易言也。然則世之推邇來哲學爲完全哲學者。余未之能信也。

元經世大典地圖跋

洪鈞

右元經世大典地圖。得自永樂大典。卽元史地里志未附西北地名二頁。可失哈耳卽今喀什噶爾也。乞失迷耳卽今克什米爾也。巴答哈傷卽今巴達克山也。畏吾兒卽今土魯番也。阿力麻里卽今伊犁也。別失八里卽今烏魯木齊也。阿羅思卽俄羅斯也。塔失里卽塔什干也。其開方無里數。不可據依。且西北正位。反處四隅。則方位區置亦未善。故特去其三橫畫。而加葱嶺斜亘之畫。繞絡其間。且增天竺土伯特于闐沙州四名于其東南。以醒閱者之目。開國初崑山徐尙書修一統志時。元一統志尙存。而災于傳是樓之劫。然觀元史志及此圖之荒略。則知元一統志。亦不過詳十三省。而西北塞外。荒略正同。未必果有星羅掌燦之編。勒成一代之典。而元史棄之于前。徐崑山復不采之於後也。（案以上似係魏氏原跋）

案魏氏是圖。卽張穆所貽。跋云。某地卽今某地。皆是。惟云塔失里卽塔什干。圖中祇有塔失八里。強刪八字固非。且地在合刺火者。畏兀兒地之東。當在今之哈密一帶。（圖中柯謨里卽今哈密）塔什干遠在西域。西臨錫爾河。（塔什干卽圖中察赤詳下）東西相距數千里。望文生義。強附求合。誤一。喀什噶爾以西。葱嶺橫亘南北。若喀什噶爾西北。卽無葱嶺之名。唐元奘之西游也。往時取道於天山北。故未言及葱嶺。歸時取道於天山南。乃東越葱嶺。邱長春之西游也。亦由天山北路。逕今伊犁

以西。孔道通衢。無一語及葱嶺。魏氏乃以葱嶺斜亘圖中。豈今之烏拉嶺卽葱嶺北支耶。誤二。圖中巴補柯散。皆在葱嶺西北。而區之於東。圖之忽炭。卽今之和闐。古之于闐。魏氏不知。妄增于闐於其東南。誤三。不賽因爲憲宗弟旭烈兀之後。史表失載。而名屢見於本紀。其爲西域宗藩無疑。駙馬賽馬爾罕。不知何人。明史謂駙馬帖木兒君於撒馬爾罕。或卽賽馬爾罕。然係地名非人名。圖中云卽駙馬賽馬爾罕之祖。追溯之語。斷非元圖原有。必係魏氏妄增。月祖伯爲太祖長子朮赤之後。世系無訛。然亦決非原圖所有。掩古圖之真。復參臆謬之見。此失之尤者。至於乞里茫沙杭。圖無茫字。的里安圖作的安里。或原圖之誤。或魏氏刊書時未加詳校。皆不可知。今永樂大典原圖不可復得。舍魏氏此圖。別無可本。爰爲二圖。一悉依魏氏。一加校正。刪其臆增。易置方向。庶合地形。便觀覽焉。

圖旁東二地。曰柯模里。曰塔失八里。

柯模里在喀喇火者魯古塵東。明史。柳城東去哈密千里。則柯模里必卽哈密。漢伊吾廬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爲伊州。以州將陳氏領州。歷五代暨宋未改。後乃屬畏兀兒。元末以威武王南忽里鎮之。明永樂初歸款。四年。立哈密衛。哈密之名始此。元史至元二十三年。賜合迷里貧民牛種。給鈔當其價。二十四年。合迷裏民饑。以屯田餘糧給之。二十五年。合木里饑。命甘肅省發米千石振

之。五行志。合木裏部饑。脫力世官傳。憲宗命其父長渴密里曲先諸宗藩地。巴而朮阿兒忒的斤傳。火赤哈兒還鎮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北方軍忽至。大戰。力盡死之。似爲哈密所肇稱。然應在火州東。不應在南。明史於赤斤沙州罕東諸衛後。列哈梅里。云地近甘肅。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與哈密衛明是兩地。則元史之合迷里。合迷裏。合木里。合木裏。渴密里。哈密力。未可必其卽是哈密也。

塔失八里在喀模里東。無考。西人云。中西載籍皆無此城名。案突厥語。石爲塔失。城爲八里。回紇語同。西域圖志。回部歷代教主墓前多樹碑石。名塔哩克塔實。又唐石國卽今之塔什干城。塔什譯義爲石。曰塔失。曰塔實。曰塔什。皆同。宋王延德使高昌。先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小石州今亦無考。似卽此城。

圖西旁四地。曰丹牙。曰吉思答你。曰的迷失吉。曰迷思耳。

丹牙在最北。西人云。大約是達米牙特。應在的迷失吉迷思耳之北。吉思答你之南。達米牙特爲蒙古地中海濱通商大埠著名之地。故知是也。

吉思答你。西人云。當卽東羅馬都城康斯灘丁之變音。先時突厥人阿刺比人波斯人皆稱康斯灘丁爲康思灘體那。圖作你。由體字音而變。

的迷失吉。今西國皆稱達馬斯克。爲西里亞部內名城。坤輿圖說。如德亞之西有國曰達馬斯谷是也。本應稱的迷失吉。西人譯誤。又西人云。明史有的迷失吉人火赤罕東。上書求游歷中國。未允。今考明史天方傳。宏治十七年。復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臣疑其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未言其人何名。其居何地。乾隆年間。法人阿米攸居中國京師。購獲異域文稿甚多。內有此書。原文譯稿並全。西人當時不知。後見明史。知卽此事。蓋會同四譯館所藏前朝文卷。爲人盜出。售與西人也。

米思兒卽埃及。阿刺比人稱埃及曰迷思兒。元史郭侃傳作密昔兒。劉郁西使記。一本作密昔爾。一本作密乞兒。案埃及迤北西里亞之地。曾屬埃及。故西里亞亦稱迷思兒。郭侃傳及西使記。皆當指西里亞而言。此圖在的迷失吉西南。則是埃及矣。明史西域傳。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阿福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

嘉興沈慈護兄。以其先人乙菴先生所藏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稿本見示。後附經世大典地圖並長跋。據張孟劬先生言。洪書有陸刻本。此圖及跋皆失載。殊爲可貴。惟地圖不易製版。特先將跋語刊出。清季學者。如李芍農（文田）。洪文卿（鈞）。沈乙菴（曾植）。文道希（廷式）諸先生。咸留心西北史地之學。用力甚勤。洪沈遺稿多未刊。當商諸慈護。借錄副本。以謀版行。想亦留意東方文化者之所樂觀也。癸未仲春。龍沐勛附記。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任便
- 六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册三元)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册	二十四元	三十元	四十二元
全年十二册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八十四元

同聲月刊 第三卷 第二號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經售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代售處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商務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書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面	面	面
一百五十元	二百元	三百元			面	面	面
八十元	一百元	一百五十元			面	面	面
四十元	六十元	八十元			面	面	面

中央儲備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CENTRAL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二二二一〇 二二二五 二二五八 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

上海行址：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中文八六二八

分行電話：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轉接)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本行特權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

二、經理國庫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二、代理全國銀行準備金之收付

三、代理地方公庫之收付

四、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利息

五、代理重貼現及承兌票國內國外匯票及期票之重貼現

六、代理國內外支付之匯票買賣

七、代理國內外般實銀行買賣

九、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十四、代理政府委辦之信託業務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夏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常熟辦事處

無錫辦事處

南通辦事處

揚州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行址：老縣場

行址：北門大街

行址：西大街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鎮江辦事處

嘉興辦事處

常州辦事處

泰縣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寶塔街

望吳橋

西瀛里

彩衣街